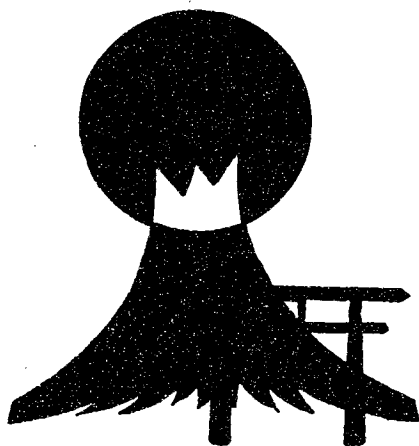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內幕

近衛文麿著
孫識齊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

戰前被譏爲懦弱者，戰時被罵爲和平運動家，戰後被視爲戰犯，余殆受命運之支配，

——摘譯自「近衛日記」——

譯者序

這本小冊子，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日本投降以後，根據自己過去的日記寫成的。雖然難免有許多矯情失實的地方，然仍不失爲外交上的重要文獻。猶之美國陶德大使的「使德日記」，英國漢德森大使的「使德辱命記」，義國齊亞諾外長的「外交日記」，一樣有參考的價值。

從近衛的敘述中，可以得知日美交涉，松岡外相阻之於先，東條陸相反對於後，一誤再誤，結果弄得不可收拾。近衛把自己對日美戰爭的責任，推得一千二淨，但不知這位親身發動「七七」事變的侵華首相的近衛，對於中日戰爭的說法是怎樣？

近衛曾明白指出，日本統帥部與內閣的不一致，是最痛心的一件事，亦爲日本歷代內閣所同感苦悶者。此次日美交涉，日本政府拚命努力進行，他方面日本

的軍部，却盡管積極在作交涉破裂時的準備。本來日本應否對美開戰，應該由日皇作毅然的決斷，可是日皇裕仁，一味喜歡模仿英國式的作風，僅採取消極的態度，放縱下面這批主戰的份子，爲所欲爲，肆無忌憚，結果出了大亂子。近衛居然敢如此大膽公開的責備日皇，在日本也可以說是創舉。

這本小冊子當中，有幾處對白，是值得玩味的。譯者急欲使國人知道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日美交涉的內幕，險些兒成功的經過，所以一當獲得原文，於兩個星期內就把他譯成了。

這本小冊子，能夠迅速地與讀者見面，完全是周予同先生介紹的力量，謹此深表謝忱。

目次

日美外交内幕

- 一 山本大將反對日美戰爭……………一
- 二 關於美國七條提案之探討……………八
- 三 德國極力破壞日美交涉……………一九
- 四 松岡外相之多方策動……………三一
- 五 野村大使之失機……………四五
- 六 最後之一着……………五一
- 七 日皇之嚴厲詰問……………六三

- 八 東條堅持駐兵……………七〇
- 九 東久邇宮之感嘆……………七七

日本投降內幕

- 一 近衛特使與波茨坦宣言……………八九
- 二 原子炸彈與蘇聯參戰……………九五
- 三 日皇打破三對三之僵局……………一〇二
- 四 對於聯合國覆文猶豫不決……………一〇六
- 五 政軍意見之分歧……………一〇八
- 六 日皇再度作最後之決定……………一一一
- 七 投降後之餘波……………一二四

日美外交內幕

近衛文麿
孫識齊譯作

一 山本大將反對日美戰爭

近衛內閣之對美交涉，自一九四一年四月起至十月止，曾繼續達半年之久。當初係在極秘密中進行，嗣即漸被洩漏。於是外界發生種種揣摩臆測，乃向政府集中批評與攻擊。然而余始終不放棄最後能獲交涉成功之希望，曾專心應付並盡最大之努力。蓋日美之衝突，實有非極力避免不可之理由故也。其主要者，第一爲德蘇戰爭之爆發；第二爲海軍首腦部之意向；第三爲物資關係。茲試申述之：

第一——三國同盟係以日德蘇三國之連繫提攜爲前提而締結，然而此前提已因德蘇之開戰而推翻。蘇聯加入英美陣營，日本已面臨勢將以美蘇兩國爲敵之最險惡狀態。

第二——海軍之意向。關於三國條約之締結，余之猜想海軍決不輕易贊成。此由平沼內閣時代之海軍態度，即可想像。

吉田海相在組閣當初，曾同意強化三國軸心，然而對於進而成爲包括軍事上援助之三國同盟，在海軍方面則認爲重大問題，吉田海相似深爲憂慮，果於不久因心臟病突然辭職。

迨至及川大將就任海相，海軍即贊成三國同盟。余對海軍如此迅速贊成，深覺不解，於是招請豐田海軍次官詢問真相，據次官云：

「海軍內心實反對三國條約，然而海軍此種反對，已爲國內政治情勢所不許，故不得不贊成。海軍之贊成，乃爲政治上之理由，就軍事上之立場觀之，則尙無向美國作戰之信心。」

余曰：「此誠出於意料之外。國內之政治，爲余等政治家所應注意考慮者，海軍可不必操心。海軍應純從軍事上之立場加以檢討，既云尙無信心，則應極力反對，此方可謂盡忠於國家！」

次官答稱：「時至今日，深望當局亦能諒解海軍之立場。現惟有利用外交上

之手段，竭力防止發生三國條約軍事上之援助義務，此外別無他途。」

不久，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大將自任所前來東京。該大將爲反對同盟最有力者。平沼內閣時代，米內海相曾極力反對三國同盟，諒卽當時次官山本大將參加主張之故。余將豐田次官對答之言轉告山本大將，大將喟然嘆曰：「今日之海軍省（部）本身，實太注意政治。」言時似極不滿。當余詢以如日美發生戰爭時，大將之看法如何？大將答曰：

「如萬不得已戰事發生時，最初之半年或一年之間，戰爭必相當劇烈，吾方或勉可支持，然而二年三年以後，則無把握，三國條約既已成立，猶復何言，深望能努力避免日美戰爭。」

海軍首腦部之內心如何，於此亦可明瞭，海軍之內心既是如此，則三國條約實際之運用，勢非十分慎重不可。縱使蘇聯加入同盟方面，依照海軍之看法，日美之衝突仍須極力避免。

迨至日美交涉開始，當初陸軍與海軍，曾同樣熱誠希望交涉能得成功。然而到了八月左右，陸軍之熱誠，即逐漸消失，惟海軍首腦部之意向，尚依舊不變。雖然曾聞及海軍中層以上人物的強硬論漸見抬頭，但質之首腦部，首腦部始終答稱：「此種盲目舉動，必加鎮壓，」在連絡會議中，軍令部長且明白表示：如單獨對付美國，尚有作戰之自信，若蘇聯亦加入，南北同時作戰，則無把握。

直至十月，內閣總辭職以前，海軍首腦部之內心，依然主張交涉繼續論。即陸軍及其內部，表面上亦無若何表示，聽任首相處置而已。

第三——物資關係。日本之物資，尤其是軍需物資，依賴英美，實為最大弱點。關於物資是否有脫離英美之可能性，第一次近衛內閣，當時即數度命令企劃院調查研究，其結果，始終認為「不可能」。此次將日美通商關係設法恢復正常及在西南太平洋之經濟活動兩問題，列於日美交涉項目之一，其主要目的，可謂即在於此等物資之獲得。

然而，在交涉進行中途，由於資產凍結令之發動，此等物資之獲得與補給，全部不可能，因之此問題更感切要。如果任其推移，則日本所貯藏之物資，將漸減少，變成所謂貧乏狀態。

因此對美開戰愈早愈好，成爲主戰論者的根本理由。倘欲防止軍需物資陷於貧乏狀態，不外兩途：一爲日美交涉成功，物資可以自由獲得，一爲增強國內生產，至少充足軍需品之生產。政府爲使日美交涉成功，傾注十二分之熱情，其重要理由，卽在於此。

常日美交涉緊張之際，余復命令企劃院總裁從事調查物資問題，根據其報告，問題僅爲汽油，其他物資尙可設法解決。關於汽油，如投資二十億圓從事擴充人造汽油事業，預計一九四三年末可生產五十萬噸，一九四四年中可生產四百萬噸。同時雖可用武力攻取荷印，然敵人勢必破壞汽油設備，加之運輸關係，第一年僅能獲得三十萬噸，第二年獲得一百五十萬噸，如果欲達到五百萬噸之產

量，則需五六年，故此點非加考慮不可。

現在已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縱能行使武力，仍不能迅速獲得吾人所需要數量之汽油，反須依賴擴充人造汽油事業，始可達到防止軍需物資陷於貧乏不足狀態之目的。九月六日御前會議會決定：日美交涉至十月上旬如尙無貫徹要求之希望，則「決意對美（英荷）開戰」。然而雖有「開戰之決意」，並非即行「開戰」之謂，交涉縱不成功，亦可先行經濟絕交，不必逕事戰爭。在政府係打算在萬不得已時，始漸漸採取第二個方策。

然而，主戰論者對於軍需物資之貧乏反不之信，且質問鈴木企劃院總裁：「如果增強國內生產，可以防止汽油及其他軍需物資之貧困，縱須投下數十億之資金，亦應設法擴充國內生產之設備。爲了物資而對英美戰爭作如此重大之犧牲，豈非笨策！」

鈴木總裁之回答則爲：「此誠如所言，然開戰實因爲國內政治——」。

不久內閣即總辭職，一切亦告終了。此爲日後問題。然在東條內閣將要掀起太平洋戰爭以前，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開之重臣會議中，余曾對東條首相質問：「增強國內生產，藉以防止軍需物資之陷於貧乏，非可能乎？是則豈非無對英美荷開戰之必要？先行經濟絕交，不必訴諸戰爭，然後徐圖後策如何？」

東條首相之答復則云：

「內閣成立以來以迄今日，即集中檢討此問題，然而結論咸認爲僅經濟絕交不訴諸戰爭，結局仍不免陷於貧乏狀態，於是終於決定開戰。」

東條首相認爲仍不免貧乏，鈴木總裁則云可以防止貧乏，兩者之言究竟孰有根據，百思不得一解，然鈴木總裁所云「開戰因爲國內政治」一語，不能不謂頗有含蓄。

因有上述三個理由，故半年來余再三隱忍，任勞任怨，不願任何非難攻擊，始終繼續進行日美交涉。以下試略述四月以來之交涉經過。

二 關於美國七條提案之探討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左右，美國天主教最高學府美利諾爾學院之主教烏爾歇及該院事務總長唐拉福特暨美國政府郵政總長烏卡諸氏，與日本陸軍省軍務局之岩畔大佐及井川忠雄氏等之間，曾祕密進行調整日美國交，迨至翌年（一九四一年）四月，兩國政府之間，此種交涉亦已醞釀成熟。此處頗值一提的，即當初所傳達意見者，均為個人之關係，作祕密之連絡，美國方面為總統本人及赫爾國務卿，日本方面為在華府之野村大使及日本大使館之陸海軍武官府。

於是四月八日，美國最先提出第一次試案，由日本加以修改，作成第二次試案。赫爾國務卿並於四月十四及十六日，兩度邀請野村大使，舉行初步會談。赫爾國務卿表示今後將民間之會議，移為大使與國務卿間之非正式會談，以第二次試案作為基礎，進行交涉，希望大使事先能獲得日本政府之訓令。

野村大使乃於四月十七日下午來電報告此重大提議及作爲將來交涉基礎之方案內容（暫稱爲日美諒解方案），此電報十八日上午始到達東京外務省。適因當時之松岡外相尚在訪歐歸國途中，滯留西伯利亞，於是由大橋次官在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之閣議上，向余呈閱第一次報告，下午四時半復偕同寺崎美洲局（司）長訪余於官邸，有所商討。茲將此諒解方案全部掲載於左：

日美諒解事項

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以恢復兩國間傳統之友好關係爲目的，交涉全般協定，並爲締結協定起見，雙方在此均承認有共同之責任。

兩國政府對於兩國國交最近疏隔之原因，不再特加討論，惟衷心希望防止發生使兩國民間友好感情惡化之事件，並制止其不測之發展。

兩國應共同努力，在太平洋樹立以道義爲基礎之和平，期以兩國間迅速得到之友好諒解，一掃毀滅文化之混亂及威脅，至低限度應速防止此種混亂與威脅擴

大，此爲兩國政府所切實希望者。

鑑於長期交涉恐有遷延不決之虞，爲迅速實行上述之決定，並成立全般協定起見，茲提議製成條文，作爲在道義上拘束兩國政府行爲之適當步驟。

上述之諒解，僅限於緊急重要之問題，並須提交會議討論，今後兩國政府尙須承認之附帶事項不包括在內。兩國政府且應承認有明瞭左列各點之必要，同時並予以有效調整，俾得改善。

- (一) 日美兩國所懷抱之國際觀念及國家觀念。
- (二) 兩國政府對於歐洲戰爭之態度。
- (三) 兩國政府對於中國事變之關係。
- (四) 太平洋之海軍兵力與航空兵力及海軍之關係。
- (五) 兩國間通商及金融之提攜。
- (六) 兩國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之經濟活動。

(七)兩國政府關於太平洋政治安定之方針。

上述各點現已獲得如左之諒解，此諒解尙待美國政府修正後再由日本政府作最後並正式之決定。

一 日美兩國所懷抱之國際觀念及國家觀念

日美兩國政府互相承認雙方爲對等之獨立國，同時爲相隣接之太平洋強國。並一致闡明：兩國政府希望能確立永久之和平，更以互相尊敬爲基礎，進入信賴協力之新時代。並聲明兩國政府之傳統信仰，爲各國及其人種成爲「八紘一字」，同享平等之權利；以和平方法，調整雙方相互之利益，顧及精神及物質之利益，同時承認有擁護上述各點並不予破壞之責任。

兩國政府決意保持兩國固有傳統之國家觀念社會秩序，及作爲國家生活基礎之道義原則，決不容許外來思想之干擾。

二 兩國政府對於歐洲戰爭之態度

日本政府應闡明軸心同盟之目的，乃在於防禦並防止現在未參加歐洲戰爭之國家間擴大軍事連繫之關係。

日本政府應聲明現在雖無避免條約上義務之意思，惟根據軸心同盟所規定之軍事上之義務，係僅限於當該同盟國德國，受到未參加歐洲戰爭之國家積極攻擊時，始行發動。

美國政府應闡明對於歐洲戰爭之態度，不論現在及將來決不受攻擊同盟支配，而援助甲國攻擊乙國。美國並應聲明極端嫌惡戰爭，所以對歐洲戰爭之態度，不論現在及將來，決計僅考慮防衛本國之利益與安全。

三 兩國政府對於中日事變之關係

美國總統承認左列條件，並使日本政府獲得保障起見，對「蔣政權」根據左列條件勸告和平。

甲、中國獨立。乙、根據中日間成立之協定，日本軍隊自中國領土撤退。

丙、不併吞中國。丁、不要求賠償。戊、恢復門戶開放方針，關於此點之解釋及如何適用，日美兩國間，待將來適當時期，再進行協議。己、「蔣政權」與「汪政府」合併。庚、日本自行限制向中國領土大量或集團移民。申、承認「滿洲國」。

當「蔣政權」接受美國總統之勸告後，日本政府則認為該政權爲樹立統一之新中國政府，或者爲構成該政府之一分子，直接開始和平交涉。

日本政府在上列條件範圍以內，根據善隣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之原則，直接向中國方面提出具體的和平條件。

四 太平洋之海軍兵力與航空兵力及海軍之關係

甲、日美兩國均不可以維持太平洋和平爲理由，而配備足以威脅他方之海軍兵力及航空兵力。關於此問題之具體細目，由日美間再行協議。

乙、當日美會談成功時，兩國互相派遣艦隊，作禮儀上之訪問，以祝太平洋之和平。

丙、當中日事變獲得解決頭緒時，日本政府須答應依照美國政府之希望，將現在使用於作戰之本國船舶，凡能解除軍用者，迅速依據與美國訂立之條款，大部份回復服務於太平洋；其噸位數量等，在日美會談中再行決定。

五 兩國間通商及金融之提攜

此次諒解成立並經兩國政府承認後，日美兩國即互相保證如本國持有對方所必需之物資，即由該國供給。兩政府並講求適當之方法，俾得恢復過去日美通商條約有效期間中之正常通商關係。

兩國政府如希望締結新通商條約時，在日美會談中再行討論，依照通常慣例締結之。

為促進兩國間之經濟提攜，美國供給日本以「信用貸款」，藉以發展工商業，改善東亞之經濟狀態，實現日美經濟之提攜。

六 兩國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之經濟活動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之發展，保證不訴諸武力而採取和平之手段。惟關於日本所希望能於該方面獲得生產之資材，例如汽油、橡皮、錫、鎳等物資，美國方面應給以協助與支持。

七 兩國政府關於太平洋政治安定之方針

甲、日美兩國應不承認歐洲各國將來在東亞及西南太平洋之領土割讓或現有國家之合併等舉動。

乙、日美兩國政府共同保障菲列賓之獨立，此舉並無挑戰性，而係考慮菲列賓受第三國攻擊時之救援方法。

丙、美國對於日本向美國及西南太平洋之移民，應考慮友好之態度，並給以與他國國民同等無差別之待遇。

日美會談

甲、日美兩國代表間之會談，決定在檀香山召開，合衆國代表爲羅斯福總統，日本代表爲近衛首相。其他代表人數每國規定五名，專家及秘書等不包括在內。

乙、本會談不容第三國旁聽者參加。

丙、本會談於兩國間此次諒解成立後，卽應迅速召開（本年五月）。

丁、本會談不再討論此次諒解方案之各項，僅對兩國政府事先所準備之議題加以協議，努力將此次諒解成爲條文，至於具體之議題，則由兩國政府間商定之。

附則

本諒解事項作爲兩國政府間祕密之覺書，其發表之範圍性質及時期，由兩國政府間協定之。

日本直接獲報告後，鑑於問題之重要，余卽刻於八時召開政府統帥部連絡會

議，政府出席者爲首相、內相、陸相、海相及大橋外務次官，統帥部出席者爲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陸海兩軍軍務局長、內閣書記官長亦臨時列席，就美國之提案加以討論，綜合各方之意見，大體如左：

一、接受此美國提案，爲處理中日事變最捷之途徑。蓋「汪政權」之樹立，並無效果，而與重慶直接交涉，最近又非常困難，今日之重慶殆完全依賴美國，故與重慶交涉，勢非以美國爲仲介不可，此種情勢，至爲明顯。

二、接受此提案，以圖與美國相接近，不但爲避免日美戰爭之絕好機會，或可爲防止歐洲戰爭擴大，促成世界和平之前提，亦未可知。

三、今日吾國國力已相當消耗，亟需迅速解決事變恢復並培養國力。雖有一部份主張南進論，然今日統帥部尙無此準備與自信；所以就培養國力上言，實有暫時與美國提攜，先充實物資以圖將來之必要。

以上各點大體贊成接受，然而各方面尙有下列之意見：

一、應明白表示不與三國同盟相抵觸，此爲對德國之信義，理應如此。

二、可否更明白表示日美共同協力貢獻世界和平之旨趣？蓋日美諒解之結果，美國即可不必再顧及太平洋，於是對英援助，必更趨強化，此在日本不但違反對德國之信義，勢將使全部理想逐漸消滅而引起種種不愉快現象，故希望能利用日美之協力，從事英德間之調停。

三、內容稍嫌複雜。

四、該原文似令人仍有恢復舊秩序之感，希望對於建設新秩序方面，再能作較明顯之表示。

五、如果不迅速解決，恐有洩漏之虞，故有催促外相早日歸京之必要。

至於關於此事是否通知德國，則有下面兩種主張：

一、如此重大問題，就信義上言，應該通知德國。至少應在美國答覆前通知。

二、如果事先通知德國，德國反對亦未可知，反使會談有陷於困難之虞，不若對德國保守秘密，先行進行。

三 德國極力破壞日美交涉

十八日連絡會議以後，陸海軍及外務省，即着手檢討此方案。其間寺崎美洲局長與武藤、岡兩軍務局長會商後，擬即致電野村大使，先表示「原則上贊成」。大橋次官雖同意此辦法，然認為仍須待松岡外相歸國後決定而加擱置。松岡外相於二十日到達大連，余曾以電話與外相連絡，外相則云，余最近已側聞「美國之提案，恐即係實現余在莫斯科與美國大使史丹哈特所談者」，蓋外相於訪歐來往途次，曾於蘇聯首都，與舊友史丹哈特大使舉行懇談，希望史大使勸告羅斯福總統，如真正不喜歡賭博冒險，則請信任日本，為實現中日和平，出而斡旋，此事曾於四月八日來電向余報告，余對於其成果，曾衷心寄與期待。

外相因天氣關係延遲一日於四月二十一日抵京，余會親至立川飛機場迎接。因美國之方案初次出示時非常重要，余滿擬於自機場歸時之汽車中對感情遠較常人濃厚且極精明之外相，加以說明，不憶外相却豫定先往宮城二重橋參拜，而與大橋次官同車，余乃將此機密之事託大橋次官轉達，後來據聞松岡外相對於此事極不痛快且絲毫不感興趣。

外相歸京後當夜即召開連絡會議，在會議席上，外相報告訪歐經過滔滔不絕；氣籟萬丈，迨問題討論至美國方案時，則顯露驚異之色，再三提及對德國之信義問題，並例舉上次大戰時美國締結石井藍辛協定，免除太平洋後顧之憂，自行參戰，置日本於不顧，及戰爭結束，即破壞協定。並認為美國此次提案，七分惡意三分善意。結果要求將此問題容待致慮兩星期再行決定，則於十一時即獨自先行退席。

會議繼續開至深夜十二時半，結果決定「不顧外相之成見，對此問題仍擬力

促實現。」翌日（二十三日夜）余曾邀請外相單獨於日本式之房間內懇談，外相之態度雖較前日稍見冷靜，而最後之結論仍爲：「容待將歐洲之事忘却後再行判斷！」

陸海軍首腦部，對於外相之反感因之激昂，甚至有主張更迭外相者，然余深知外相複雜之個性，此種空氣，除任其存在外別無他法。翌日余即因傷風而臥病，直至五月一日，蟄居荻窪（爲近衛私邸所在地——譯者），未出戶門。外相殆同時亦因病休養達數日之久。

其間武藤及岡兩陸海軍軍務局長，或同行或個別曾數度往訪外相，不斷努力希望外相能改變其主張，早日給美國以答復。然而外相非藉口有恙，即對覆文內容有所異議，故欲改變外相之態度，殊爲困難。

外相表面之行動與言論雖然如此，而暗地仍在考慮日美問題之處置方法，在病榻曾對美國原案及陸、海、外三省（部）事務當局所擬之修正案，細加檢討，

並予以重大修正。

此經外相修改後之修正案，爰即提交五月三日第三次連絡會議討論，大致通過。其修正要點爲刪除諒解事項第四項「在太平洋之海軍兵力與航空兵力及海軍之關係一項」，並在「兩國政府對於歐洲戰爭之態度」一項中，加入由日美兩國調停英德糾紛一條，更明白表示三國條約上之義務；此外公開發表中日事變和平條約，日本保證不武力南進，關於日美會談之約定等均予刪除。

當時一致認爲此修正案應迅速傳達美國，而松岡外相却堅決主張試先向美國提議締結中立條約。結果又依從外相之意見。

其次爲此事是否通知德國問題。雖各有異見，而外相則信賴自己之外交手腕，極力堅持其主張，終亦決定聽任外相。

散會後，外相對野村大使發出兩件訓令：一件爲對美之答復，作爲外相向赫爾國務卿所提之口頭聲明。其內容爲說明德義當局早已有勝敗誰屬之自信，美國

之參戰，徒使戰爭長期化，使文明趨於沒落，日本固當以同盟國爲前提，然而自應顧全本身。

另一電報爲訓令野村大使作爲自己之意見，試向美國提議締結簡單明瞭之日美中立條約。

五月四日外相因參拜神宮奉告歸國而西下，然仍遣留京之坂本歐亞局局長，祕密通知德義兩大使：美國曾有調整日美國交之祕密提案，並告以如上所述之答覆情形及向美國提議簽訂中立條約。

外相返京後，復於五月六日接見德國大使時面告如里賓特洛甫外長有何意見希望示知，並云：「利用美國之惡意，解決中日事變，結局對德國亦爲有利。」

在美國之野村大使等，對日本之答復遲延未至，深表焦慮。當接到松岡外相訓令後，大使卽於七日會見赫爾國務卿，就中立條約試探意見。然而赫爾國務卿絲毫不予重視。大使嗣後復偵察美國政府首腦部之意向，咸認爲中立條約在諒解

案成立後且須考慮，現在此階段，毫無討論之餘地。

至於口頭聲明，野村大使因認為有使對方感情惡化之虞，不但文書無法遞交赫爾氏，即全部意思之轉達，亦不得不略帶含蓄。據云此次會談時，赫爾氏反以慎重語氣督促野村大使早日開始交涉。

松岡外相之試案未見效果，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情勢，因國防法案之成立及商船護航問題，頓感困難。野村大使再三向本國催促答覆，同時本國亦盛傳在華府之陸海軍武官府對於松岡外相此種姿態外交，表示露骨反對。正在驚疑時忽然駐柏林大使館之武官致電陸相稱：「據聞自極可靠之消息，現與美國正在交涉，本人對之絕對反對，準備隨時總辭職」——此為通知德義後之一餘波。

常時之情勢已日趨複雜，有關之關係，亦作種種活動。外相乃於五月八日謁見日皇並奏陳：「美國參戰時，日本自不得不傾向德義一方。今日對美國交之調整已成畫餅，如再專門致力於美國問題，而對德義違背信義，乞准予辭職外別無

他途」。

此爲翌日（九日）外相來訪時親自向余報告者。當夜余曾祕密邀請陸海兩相至荻窪，商談對外相態度善處之方法，以及美國參戰時吾國應取之態度；同時並討論倘使德國表示反對或提出修正意見時所採取應付之方法，並互相約定今後陸海軍保持密切連絡。

余於五月十日拜謁日皇，陛下面露憂容，告以前日外相所奏之內容：「美國如果參戰，日本則不得不攻擊新加坡；又美國參戰後，長期戰之結果，德蘇恐亦有衝突之危險，在此場合，日本則應放棄日蘇中立條約，支持德國，非出兵至伊爾庫次克不可」。

余認爲外相所奏，實爲日本遭遇最惡劣場合時之一種理想，縱使外相有此考慮，但事情之決定，亦須參加軍統帥之意見並諮詢閣議以後，庶使陛下不致軫念；余卽將此意奏稟日皇。

同時余復乘此機會，對陛下詳細說明：欲處理當前最大問題之中日事變，除利用美國外，別無他途。所以此次美國提案，爲唯一良機，故希望能迅速進行。惟如果：第一德國表示不同意，第二修正案美國再加修正，第三日美雖成立諒解美國依舊參戰時，不但內閣意見勢必對立，卽國家政策亦必分裂。余且對陛下披瀝決意：當盡余所能，求事情之圓滿解決，如再不可能，或將採取非常步驟。

余之意見悉蒙陛下採納，並囑依照此方針進行。余復與木戶內府會談，據云外相自訪歐歸國後，議論衆多，因失陛下信心，八日外相參謁後，陛下曾對內府有更迭外相之表示。

德國對於外相之通知遲遲不予答覆，而外相對於余及陸軍方面之督促，又置之不顧，對美之答覆——原決定於五月三日提出之日本修正案，因之日延一日。後因必須趕及美總統預定五月十四日發表演說之時間，乃決定不等德國之覆文，先訓令野村大使，囑於十二日中午，根據前電之日本方面之修正案開始交涉。野

村大使即根據此訓令，於五月十一日（日本時間十二月）十二日兩度訪問赫爾國務卿，提示並說明日本之修正案。松岡外相復於十三日致電赫爾國務卿，鄭重說明如希望日本決意對美會談，前提有二：一為美國不參加歐洲戰爭，二為美國應同意迅速勸告蔣介石氏開始對日本和平交涉。赫爾國務卿對野村大使則表示：

「目前進行之日美措商，並非在某種基礎上所進行之協議，而是非正式之自由談話，故希望能坦白表示意見。」

赫爾國務卿對於日本所提之修正案將保障不武力南進一條加以刪除，深表疑惑，並特別關心中日事變一項，曾作種種質問。還說此問題須轉達英國，此種意見殊值注目。

赫爾國務卿又告訴野村大使，據他的觀察，目前美國國內情勢，日美會談之進行決非容易，態度非常慎重。不僅如此，美總統預定十四日發表之演說，已決定延遲至二十九日舉行；同時關於護航問題議論沸騰，美國囿於內外情勢，其態

度殆已不能輕易決定矣。結果適與日本期待者相反，尤使人担心者爲遲遲不見美國之覆文。

松岡外相之所以如此遷延對美答覆，原爲等待德國之回音，然而此種努力終於落空，失望之餘，始訓令野村大使於五月十二日答覆美國。但訓令發出後不久德國之答覆卽行到達，其內容要旨認爲美國與日本妥協之本意，無非藉此向對德參戰之途邁進，所以日本政府（一）應認爲美國現在之警戒與護航，爲發動且刺激戰爭之行動，勢將使日本參戰。（二）應表示美國須先放棄此種行動，再準備研究所提之提案。同時，鑑於此舉足以影響三國條約，故在最後之答覆送出以前，希望能事先徵詢德國之意見。

義大利政府則請求將德國政府之答覆見示作爲義大利回答之參攷。

繼之，五月十九日，大致如吾人所意料，奧特大使告以本國政府對於未得德國之回音卽答覆美國深爲不滿。並認爲三國條約國之任何一國與他國締結條約，

均爲弱化三國條約國之戰線，故暗示原則上反對日美交涉。並預示至少應明白確定：「不干涉英國與軸心國之戰爭爲美國政府之義務」及「日本因三國條約所生之義務」。最後更施以高壓，聲稱：「德國政府不得不主張應完全參與日美交涉，同時並希望日本應將美國之覆文立即通知德國；如果如此重要問題日本政府不預先與德國政府獲得諒解，逕自聽取美國之意見，今後日本地位，將被確定爲不適合三國條約之關係。」

同時大島大使亦拍來電報，除報告德國首腦對於日美交涉非常反感外，並以激昂之語氣申述本人之反對意見。

五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雖曾兩度在東京召開連絡會議，亦僅交換情報與意見而已。惟外相恐受德國方面聲明與大島大使再三申述意見之影響，一向曖昧之態度愈見曖昧，總而言之，外相一人與其他充滿希望之閣僚形成對立之形勢益見明顯。例如二十二日之會議，岡海軍軍務局長曾對富田書記官長作如此之言：

「外相若抱着如此異見，將來協定成立時，內閣內部之意見，勢有分裂之虞，關於此點望先加考慮並注意及之。」

外相於二十三日與余會談時，亦以激烈之語調議論：「陸海軍首腦部，一面與德義不即不離，一面似又促使成立日美諒解，如此猶豫不決，不知目的安在？」

外相對於三國條約第三條之解釋，係強硬主張倘使德國攻擊美國之「護航」時，則認為戰鬥行為之開始，日本有參戰援助之義務；堅持己見不肯稍讓。並對格魯大使再三聲明此點，外相認為如此或可阻止美國參戰亦未可知。

外相還有一種見解，以為美國總統內心已決定參戰，目前問題，已非日美諒解問題；陸海軍今日此種態度非國民所可意料，故屆時恐將發生騷動亦未可知。無論如何，日本勢將被迫有闡明傾向英美抑德義態度之必要，外相則堅決主張與德義相結合。然而最後却表示：「對陛下之意見為臣者亦惟有服從」，此點在某

種意義上言，則係暗示外相亦有退步之餘地。

四 松岡外相之多方策動

推測外相之言論與行動，深疑外相滯歐時有何重大約定亦未可知。然而對於外相訪德時所會談之內容，除相信外相之報告外別無他法。所以希特勒總統、里賓特洛夫外長縱曾慫恿日本攻擊新加坡，外相並未有何切實承諾。惟大島大使曾來電稱德外長認為「松岡外相來德時曾主張將攻擊新加坡，今則此意見已完全改變，」由此點觀之，其真相如何殊為疑問。總之，深以了解外相之真意為苦。

外相對野村大使之不滿與反感亦逐漸露骨。五月二十三日與余談話時曾云：「現已明白此次提案，並非美國方面本意，實為野村大使提議，」言下頗為憤慨。余雖說明此係誤解，然外相依然譴責大使「越權」，並認為至少對外相本身之工作不忠，深感不滿，又根據海軍從他處獲得英國大使哈里法克斯致本國政府

之電報曾稱：「野村大使曾對赫爾國務卿說明此次日美談判，在日本係奉日皇之命，政府陸海軍首腦，咸希望能獲成功，獨外相一人反對。」

外相聞之大怒；立即致電野村大使稱對該事係根據「較確實之情報」，特加譴責，並囑「即刻解消國務卿之誤會」。野村大使之覆電則稱：「深爲驚駭，全無事實根據。」並對之解釋云：「僅在答覆赫爾之質問時，曾說過日本外交政策並非外務大臣一人所能決定。」外相接此覆電後，復訓令野村大使稱「是則甚佳，惟當地若有任何人給與此種印象者，望採取適當處置，」顯然對大使館員以及大使周圍人物表示反感。此問題在此固告一段落，然外相與野村大使及其左右感情之對立，已趨表面化。

野村大使於五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曾先後與赫爾國務卿「於和霽之空氣中繼續會談」，「每次均爲一小時或二小時普通之私人會談」，問題爲就締結包括太平洋全域之協定形式如何以及三國條約、中國問題等各點作

反覆討論，然而終未見有若何進展之徵兆。

國務卿的意思好像說從各方面探聽之結果，日本是否真有希望交涉成功之真意，美國深表疑問，尤其是對於松岡外相等之強硬論，頗爲畏忌。

大總統之爐邊談話，終於五月二十七日在世界注目舉行，惟對於日本絲毫未加言及，關於中國問題亦僅作輕淡之敘述。於是有美國對於與日本之關係尙須特別攷慮之情報，綜合各方面情形，足以反映美國慎重之態度，同時就日美交涉上觀之，亦可認爲係樂觀材料。正在作如此想時，廿九日華盛頓之時事前驅報(Times Herald)忽揭載芝加哥論壇報駐華府特派員黑格暴露日美交涉之記事。根據該記事，大總統在爐邊談話前，曾邀請議會之領袖，告以美國對日採取緩和政策，及將專心對德戰爭之政策。此際並盛傳美總統曾云：「日本財界方面對軍部政策之反對，已趨強化，結果必使三國條約在事實上變爲具文。」

東京雖立即禁止宣佈此記事，然而松岡外相却主張率性將其發表，並於三十

日發表「反噬」談話，力言日本之軸心外交政策絕對不變，同時和平之南進政策亦有限度。

余於六月十三日西下，在京都之平安神宮與近江神宮，完成預先約定之工作，十六日晨返京，翌日（十七日）「南京政府汪主席」來訪，二十五日離京，曾因此耽擱相當時間。其間二十二日晨突然傳來震動全世界之德蘇開戰消息，適巧美國之答覆於先一日（六月二十一日）而交野村大使，電報於二十四日到達東京。然而內閣已不得不集中全部精神於此次德蘇戰爭之重大事態之發展。松岡外相一接到德蘇開戰之報告，即刻參內向日皇奏曰：

「值茲德蘇開戰之時，日本應與德國協力討伐蘇聯。雖因此南方以暫緩進兵為佳，然早晚非戰不可，結局日本將與蘇聯、英、美同時為敵開始戰爭。」

此項奏陳無疑的並未諮詢閣僚之意見，為外相單獨行動。陛下聞之深為一驚，即命令「立刻與總理商談」！同時令木戶內府向余通知外相所參奏之內容。

奉有御命之外相於同日夜十時許至荻窪訪余，所言雖不甚明瞭，要之，外相所奏者據彼個人之觀察係爲最惡劣之事態。余於翌日（二十三日）參謁日皇，對此旨曾加說明，乞陛下安心。然外相之「強硬論」，僅係彼之觀察？抑係其主張？不得而知，余深恐發生糾紛，即在宮中以電話通知書記官長，預定本日下午爲討論德蘇問題而召開之連絡會議迅速中止舉行。

外相除參奏陛下外，對於內府，對於一般人民，亦同樣說法，因之釀成種種物議，余與內府經再三研究後，認爲外相之主張，大概是「先應討伐蘇聯，與美國雖應避免戰爭，然當美國參戰時亦不得不戰」。

外相之意見固然如此，然爲決定政府之態度，余乃開始與陸海兩相懇談，復於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十日、七月一日連續召開連絡會議，最後並於七月二日奏請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暫時對蘇聯不採取行動。七月二日御前會議之主要目的，因鑑於松岡外相之主張非常積極，同時陸軍亦集

中兵力於滿洲，其情勢爲隨時準備對蘇作戰，乃對之加以壓制。其結果承認出兵進駐越南，此實多少帶有「討價還價」之意義。

當時之情勢一方爲壓制軍部。然而若全部拒絕軍部之要求，徒引起正面之衝突，對於問題之解決仍無補益，且當時進行中之日美交涉，對於進駐越南之談判，已頗有獲得充分妥協可能。即戰爭之危險已頗有可以防止之自信。

美國輿論雖因之相當惡化，然就羅斯福總統尙提出今後越南之中立案一點觀之，交涉尙在進行至爲明顯。中立之條件雖然是要求撤兵同時凍結資產，而至少美國爲依照現實而發言。

德蘇開戰後之日本態度，在美國亦頗關心。美國總統曾令國務卿於七月四日直接向余致一通牒內稱：「雖有日本對蘇採取軍事行動之情報，深信此定與事實不符。」此通牒係七月六日由格魯魯大使送來，此殆爲破例之舉，由此可以證明美國政府如何忌避松岡外相。余與外相對此討論結果，決定將對蘇之通牒抄本（爲

七月二日由外相而交斯美塔尼大使者，於八日由外相送交格魯大使作爲答覆，並利用此機會，向之作反質問：「美國是否有參加歐戰之意思」？美國之答覆於內閣總辭職之七月十六日到達，覆文中率直認爲「對德發動自衛權爲當然之事」，更激烈表示：「此際強制美國袖手旁觀之國家，美國認爲係武力侵略國之同黨。」松岡外相則表示反對無限制濫用自衛權，此外交上之一幕應酬戲遂告結束。

惟外相對美國之通牒直接祕密使余深表不快，同時另一方面格魯大使對被阻止直接與余會談亦露失望，於是曾經反目之外相與格魯大使兩者間之關係，益趨惡化。

除應付因德蘇開戰而發生之問題外，同時美國問題亦不容再事遷延。又外相之態度更不能任其曖昧，余爰於七月四日以書信之形式，向外相說明如左之見解。

一、北方問題未解決以前，對於南方應不行使武力，且進而與美國調整國

交。與美蘇同時敵對非但困難，殆不可能，此已由海軍首腦部明白表示，職是之故，進駐越南之舉，可能範圍尙以中止爲佳。

一、與美國調整國交之結果，對德國之要求，自不能給與滿足，於是一時與盟國間之感情，難保不發生不愉快之現象。

一、然與美國調整國交，由下列三點觀之，實爲必要：

甲、可以獲得海外物資藉以增強國力。

乙、阻止美蘇之接近。

丙、急速促進與重慶之和平工作。

一、基於上述之觀點，此次與美國進行中之交涉，不但有繼續之必要，卽就推行國策上言，亦應急圖妥協。

最後並附帶告以：

「依閣下之遠觀論，認爲日美妥協不可能亦未可知。然而身負輔弼重責者，

不得不全力以赴。何況聖上對此至爲軫念，此際亦惟有盡其最善，多少讓步，期待成功。」

外相即於當夜以電話向余表示感激之意，翌日（五日）又訪余於官邸，始率直言明：

「根本上實與總理有同樣感覺，世間批評不論如何，然余認爲本身對美國問題，並非若批評者所說之不熱心。絕對未受德國之牽制。但若使三國條約變爲具文，則表示反對。現已積極考慮美國問題，本身若遇有障礙時，準備隨時辭職。」

外相此言余認爲頗爲重要。

審議日美諒解方案，後又重行舉行，七月十日、十二日兩度召開會議，討論美國六月二十一日之方案。此六月二十一日方案之特色如左：

一、關於兩國政府對歐洲戰爭之態度一項，刪除爲達到日本所提倡之和平而

日美協力一語，已暗示盡力向打倒德國之途邁進。

二、關於三國條約之關係，主張「日本應闡明希望防止歐洲戰爭不因挑撥而擴大」，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希望能從日本處獲得「倘美國因德國之挑撥而參戰時，日本亦不起而干涉」之書面保障之苦心。

三、關於中國問題，將最初方案中「蔣介石政權」與「南京政府」之區別加以取消，改爲對「中國政府」德惠和平；又近衛原則雖亦述及，其中獨提到善隣友好，對於經濟提攜及共同防共兩點則未提到，美國國內之輿論恐已相當逆轉。

四、恢復日本刪除之中日和平條件，作爲附屬書，並須使雙方滿足同意。

五、對於日本所主張簽訂限於「西南」太平洋之日美經濟協定，修正爲關於太平洋全域之協定。

又關於此案，並附帶一口頭聲明，即美國竭誠希望日美諒解成立，深盼日本政府全體對於希望成立諒解一點亦有較今日更爲明白之表示。其目的在促使日本

表現真意。並稱，根據情報確知：「在日本政府立於有力地位之日本領導階級中，對於傾向國家社會主義之德國及支持其征服政策者，曾有永矢不渝之誓約」。果真如此，則現在考慮中之兩國諒解，豈不終將歸於幻滅，暗中有如此非難松岡外相之文句，又對於日本軍隊駐屯中國亦表示懷疑。

此六月二十一日之方案，在七月十日連絡會議中曾加討論。然而余之苦心，殆完全失敗，松岡外相之態度，漸漸主張不妥協，且已明白傾向反對日美交涉。在七月十日連絡會議席上，並特別邀請外相之心腹外務省顧問齋藤良衛博士出席，互相呼應大談其全面反對日美交涉論。其內容要點曾以預先準備之印刷品分給出席者，所陳之反對理由殆與該印刷品所列相同，大意為美國此次提案，不外出於兩種惡意：一為使日本屈服，一為使日本陷於混亂。

更主張應該立即拒絕美國附帶之口頭聲明，並認為日美交涉應即停止，現在所須考慮者已僅為方法及時期問題。

余對外相如此強硬態度，頗爲担心，當夜復與陸海內三相秘密詳細討論。事隔一日，十二日之連絡會議中，陸海軍即陳述共同之意見。此意見與外相之主張不同，並列舉三點：

(一)帝國對歐洲戰爭之態度，應根據條約上之義務及自衛而決定。

(二)對於中國問題以近衛三原則爲基礎，美國雖可勸告停戰和平，但對於和平條約則不容許參加。

(三)帝國在太平洋必要時行使武力一點仍應保留。

此三點爲顧到日後計，先加注意實爲至當，此外並云最後與美國方案之趣旨仍不違背。然而萬一決裂時，亦應延至日本進駐越南以後。

結局松岡外相同意以陸海軍之意見爲基礎，草擬日本之答案，十二日會議終了後，武藤，岡兩軍務局長，寺崎美洲局長，富田書記官長，並加入齋藤顧問，復舉行討論，着手草擬日本最後之方案。

然而成爲問題者，雖已獲得其本人之同意，陸海軍並竭力督促，松岡外相則以患惡疾爲理由終未提出此方案，而其間則與德國大使等會見，因此陸海軍方面非常激昂。迨至十四日始聽取齋藤顧問之說明並參加外相之修正意見，擬成最後方案，雖時僅一兩日，而政府間之空氣，險惡達於極點，政局已愈加緊迫矣。

根據外相之修正而作成之日本對案，與美國六月二十一日之方案，有下列各點不同：

(一)爲使美國容易接受起見，在「至適當時機時」之條件下恢復「日美共同努力迅速結束歐洲戰爭」一語。

(二)關於三國條約之關係，修正爲「……若不幸歐洲戰爭擴大時，日本國政府應僅於條約上履行義務，同時考慮防衛本國之利益及安全上決定其態度。」

(三)關於中國問題一項，仍主張包括近衛原則全部，避免使用美國政府所不喜之「南京政府」名詞，明白註明美國對「蔣政權」勸告和平。

(四)再度刪去中日和平條件。

(五)日美經濟協力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西南太平洋之故，所以再將「太平洋全境」改為「西南太平洋」。

此日本答案好容易擬就，不論何人當然認為應即送達美國，然外相則主張：「先將拒絕口頭聲明之訓令發出，二三日後再拍發此答案之電報」。

拒絕口頭聲明之訓電中稱：「此聲明為無禮貌且不體面之文書，美國政府如不先撤回，則日本對於諒解案不能進行審議。」

余及陸海軍咸認為單此訓令，恐有激起對方惡劣情感引起決裂之虞，強硬主張至低此訓電與日本方面之答案同時拍發。然而十四日深夜，外相仍將余托由齋藤顧問轉達與余商量之意見置之不顧，十一時許單獨發出拒絕口頭聲明之訓令（赫爾國務卿對此口頭聲明被作為如此解釋頗為驚異，為掃除誤解起見，乃於七月十七日撤回），外相復於翌日（十五日）命令坂本歐亞局長，將尚未向美國提

出之日本最後方案，先通知德國。

五 野村大使之失機

事態至此，余及有關閣僚咸認爲處理此重大外交問題，殆不可能。

於是十五日閣議（外相缺席）終了後，余即與內務，陸海三相討論善處之方法。陸相主張：

「當初因認爲罷免外相恐引起種種惡劣影響，於是盡最大之努力希望能得協調，今則完全失敗，此際除決心更迭外相，或內閣總辭職外別無他途。」

四相對此意見一致，惟使外相一人辭職，外相必揚言「美國之口頭聲明，係強硬要求改造日本內閣」，恐引起其他波折，此際惟有離開外相或美國問題，以強化戰時姿態爲理由，決計總辭職爲佳，後決定翌日再行討論而先散會。

余於下午二時在葉山行宮伺候日皇，即將以上情形奏明，陛下詢以「可否僅

罷免松岡一人」：余謹答以「余須慎重考慮後善予處置，惟如果一任其舊，內閣之繼續存在爲不可能。」

旋又會見內府說明此際不得不總辭職之理由，並告以「後任平沼內相頗爲適當」，然內府並不表示意見，僅認爲「無論如何應迅速解決」。

翌日（七月十六日）中午，依照前約，首相、內相、陸相、海相及企劃院總裁祕密集議於目白別邸，討論之結果，一致主張總辭職，乃立即通知待機中之書記官長，準備一切，於六時半召開臨時閣議，收集辭呈，外相因臥病在床，書記官長乃親自往取其辭職書，外相頗出意外，深表不滿，然大勢如此奈何不得，乃將官章交由書記官長，進退任其決定。

余於下午八時五十分在葉山面呈辭呈，十一時歸京，向閣僚報告經過，第二次近衛內閣於茲宣告終了。

七月十七日下午五時十分，余奉召參謁日皇，拜受再度組織內閣之大命，即

着手組閣，翌日（十八日）下午五時半完成，七時參謁日皇，面呈閣員名單，八時五十分舉行親任式（就職典禮），第三次近衛內閣即告成立，九時四十五分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

新內閣之特色，為豐田海軍大將就任外務大臣。奏薦豐田海軍大將出任外相，足以表現余對日美交涉如何希望成功之誠意與熱心。

豐田氏曾歷任海軍次官，不但精通海軍情形，最近並在工商大臣任內，基於物資問題，為支持此際日美衝突非極力避免不可之主張者。

然而如此明顯之政變意義，華府之野村大使並不明瞭。因大使等本身尙未理解，故應如何向美國政府說明亦無從着手。滿擬新內閣成立後，即給美國以良好印象，一掃過去沉悶空氣，交涉能迅速進行之東京政府，對之誠有意外之失望。上次內閣末期費盡苦心擬就之日本對策，雖曾於七月十五日訓電野村大使，而在華府之大使館，一以內閣更迭，二以恐內容不為美國接受，迄未向美國方面提

出，此事迨接到七月二十二日野村大使之電報始行明白。不僅如此，野村大使於七月二十三日並來電請求「迅速示以新內閣對美之方針」情形如此，猶復何言！

日本內閣對日美交涉之誠意絲毫不能傳達美國，另一方面上次御前會議決定進駐越南之時期却日迫一日，南太平洋人馬調動頻繁，美國政府之警戒與猜疑心理，今已達於不可掩飾之程度。根據二十四日到達之野村大使之電報，美國方面殆爲下列之說所支配：

一、過去之會談在東京殆被視爲兒戲。

二、日本曾對軸心國說明日美國交之調整，爲完成南進準備以前之謀略。

同時在日本所謂「對日包圍陣營」一語亦頗盛行，新聞雜誌方面，與內閣之意見相距頗遠，且反美色彩甚濃。七月二十一日威爾羅滋助理國務卿代表因病之赫爾國務卿對代表野村大使之若杉公使當面警告稱：「根據情報日本最近有佔領越南模樣，如此則過去之會談勢將失去效用」。二十三日威爾羅滋助理國務卿與

野村大使舉行會談時，復鄭重聲明：

「過去美國盡其可能之忍耐與日本會談，現在則此種會談之基礎，已完全消失。」

二十四日野村大使復秘密往謁美總統，當時美總統認為越南問題為致命的重大問題，並作如左之大建議：

一、日本軍隊自越南（若進駐後）撤退作為條件。

二、美、英、荷、中、日共同保障越南中立。

三、保障日本獲得越南之物資。

七月二十六日東京政府宣佈進駐越南，美國政府殆亦同時聲明實施資產凍結令。余鑑於事態之日趨險惡，即夜召見警視總監，命令對美國大使館特別加以警備。

政變前後至進駐越南之十日間，東京華府間之意見，疏遠遺憾之處頗多，雖

已感到日美會談終將完全失敗，然內閣決不輕易放棄此希望，仍以二十四日之美總統關於越南之提案作爲基礎，傾注全力重開談判。三十一日威爾羅滋助理國務卿復提出擴充二十四日美總統之建議，除越南外並使暹羅亦保守中立之提案。在東京曾於七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八月二日、四日繼續召開連絡會議，余並於三十一日與海外兩相，八月一日與陸相舉行懇談，復邀請右翼方面之人物頭山滿氏參加，盡最大之努力。

八月四日連絡會談中，對美國之提議終於有所決定。此在形式上爲對美總統建議之答覆，同時亦可謂爲使日美會談重開之關鍵。其要旨如下：

- 一、日本並無進駐越南以外之意思，中日事變解決後自越南撤兵。
- 二、保障菲列賓之中立。
- 三、美國廢除西南太平洋之武裝。
- 四、美國協助日本在荷印獲得資源。

五、美國爲中日直接談判之橋樑，又撤兵後亦應承認日本在越南之特殊地位。翌日（八月五日）卽向野村大使發出訓令，大使於六日將日本決定之內容轉達赫爾國務卿。然而野村大使之報告稱，美國並不表示興趣，且說明日本如不放棄武力政策，會談無繼續進行之餘地。野村大使並窺知美國已有應付任何事態之準備。經過二日，八月八日赫爾國務卿將美國之覆文而交野村大使，其中對於日本方面提案之內容，絲毫不予提及，且指摘日本之提案，出於答覆總統提案範圍之外，堅持仍舊採用美國總統之提案；對之至感棘手。

六 最後之一着

余對於打開日美間之危局，早有決意，現則更有親自與美總統會見之決心。八月四日夕，先與陸海兩相說明此意，余之理由如左：

一、美國曾云（原文缺），余認爲目前所應盡力者，實爲吾人之義務。過去

美國與日本之談判，不但有種種誤解，且感情亦相乖戾，雙方不能澈底表達真意，頗爲恨事，如果任其演化而引起戰爭，爲政者對於擔心世界和平尤其是日美國交之陛下及國民，決不應該如此。

吾人盡其應盡之努力後，倘仍引起戰爭，是爲無法之事，此際吾人內心既已準備，國民亦有覺悟。歐洲大戰以前，英國張伯倫爲會見希特勒再三前往大陸，結果雖受希特勒所欺，然其使英國國民藉此獲得覺悟一點，則有相當效果。

一、值茲危機千鈞一髮之際，由野村大使交涉，恐已失去時宜，不若總理與大總統親自會見，率直大膽披瀝帝國之真意，如此際仍不能獲得諒解，歸國後再作準備實較目前爲佳也。

倘與大總統直接會談後仍不能獲得諒解，而決意對美戰爭，亦可以使國民曉得日美戰爭爲不得已之舉，同時對世界亦可表示並非侵略，爲維持太平洋之和平，曾經披瀝吾人過去之誠意，對於緩和世界輿論之惡化，庶幾可獲得利益。

一、美總統如能前往檀香山，則縱討論最初之諒解案，亦未必不能實現，且談判尙有展望。美國雖以九國公約爲其後盾，兩者互不相容，然美國已表示「如根據合法之方法修改九國公約不論何時亦準備談判」，又就日本言，欲想一舉而全部實現日本之理想，在日本今日國力上言亦不可能，所以日美談判雙方如均能從大處着想，雙方意見未嘗不能接近。

一、目前此會談至感迫要。因德蘇戰爭之看法，大體九月爲主要關頭。若今日之戰爭如一部份人所豫想而膠着，則德國將來未許樂觀。屆時美國聲勢必增，無再與日本談判之必要。反之，如德蘇戰爭德國展開有利局面，則此會談與日本不致不利。或有人願慮德國對日本之感情有冷却之虞，然而不論德國制霸世界，抑德國對英美不能獲得勝利，總之日德之關係，無論如何應該轉變。所以此際對德蘇戰爭之看法，不但不宜僅存有利之期待，且應考慮到德國不利之場合，迅速與美國合作實爲急務。

一、與美國談判，亦不可祇求接近，不顧一切。否則如希望過於急切，則有媾媚之嫌，且吾人當然不能對美屈服。盡最大之努力後，如再無成就，實亦無可奈何，何況不論對內對外，均應抱此態度。

陸海兩相以緊張之表情，傾聽余堅決之意見，在此場合，自難即刻回答，惟海軍方面當日即表示全部贊成，並稱期待會談成功。陸相則以書而答覆。內容如次：

「在目前如此緊急時局之下，對於總理親自挺身以圖打開僵局，深表敬意。惟總理與美國大總統親自會見，其結果必定削弱現以三國同盟為基礎之帝國外交，且國內必有相當波折，故認為此舉為不適當。目前可試再對此工作（指野村大使之交涉），堅持帝國修正案之根本方針，一盡最後之努力，如美國大總統尚不正確了解帝國真意，依然履行現在實行之政策時，則不惜對美一戰，關於此點，陸軍決無意見。

附言：（一）試探對方內部之意見，除大總統外與赫爾國務卿以下任何人會見

概不同意。(二)不能以會見無結果爲理由而辭職，反應增強對美戰爭立於前線之決意。」

陸相並認爲「此次會談終歸失敗之可能性較大」。余就所有問題慎重考慮之結果，結論爲「事宜迅速進行」。乃於六日晨連絡會議以後，卽參謁日皇奏明此決意，翌日（七日）下午復應陛下之召，面諭：「海軍方面已有美國將對日全面禁止輸出石油之情報，與大總統之會見宜速進行。」

余乃於七日下午向野村大使發出訓電，令其向美提出與大總統會見之建議，然此重大建議，給與美國方面第一印象依然失望。美國總統因與邱吉爾會見適離開華府，野村大使乃於八日會晤赫爾國務卿轉達此建議。當時之情形，與赫爾國務卿答覆美國對八月四日之日本提案時，稍有不同。

赫爾氏僅應酬式的答覆：「如日本之政策永不變更，大總統對之並無自信」。野村大使並來電稱「不再作進一步之活動，希望在東京與格魯大使間亦有所接

觸。」不久，美國即發表大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之共同聲明，日本新聞對此之論調殊爲激昂，十四日並有平沼國務相遭難之煽動報道。十三日赫爾國務卿復用普通之形式向野村大使面交列舉美國在華權益被蹂躪之種種事實之抗議書，展開其可以抗議則抗議之美國傳統外交。野村大使並云在與被接觸之美國閣僚之間，咸充滿悲觀之空氣，僉認爲美國毋須參加無成功希望之首腦者之會見。

大使因鑑於事態之急迫，在十六日，乘大總統海上會談完畢未返華府以前，再度往訪赫爾氏，努力說明日本之真意，赫爾氏雖仍再三反對「武力侵佔」，然對於兩國首腦會見所持之態度，已稍見軟化，結果答稱：

「貴大使既持有充分意見，可爲轉達白宮。」

果然，八月十七日，羅斯福總統自海上會談後返抵華府，雖爲星期日，仍匆匆邀請野村大使向之提出兩點，一爲對日本再作武力南進之警告，一爲對兩國首腦會見提案之答覆，表示美國政府對余及日本之意見原則上贊同。羅氏稱：

「日本政府如停止日本膨脹之活動，調整其立場，依照合衆國所規定之「程序」及原則，討論有關太平洋之和平「程序」，如日本真有此希望且能實行，則合衆國對於七月中停止之非正式之預備談判，願考慮重行舉行，且爲欣然交換意見起見，當再誠意討論雙方首腦會見之適當時期與場所。」

最後並要求：「日本提示一明白之書面文件」。美國所謂和平之「程序」，其內容大致規定如下：適用經濟上機會及待遇平等之原則，自動的且和平的協助該地域內之民族，並對受有威脅之民族，加以援助，排除軍事的或政治的支配及獨立之經濟權利。

當此次羅斯福，野村會談時，大總統且已在愉快之情緒中提到「會見之場所爪哇爲地理上不可能，阿拉斯加之「幾亞」諒甚好，又日期定十月中旬如何？」又從與野村大使曾經會面之某一閣僚（烏亞茄？）處得知美總統擬將此問題由事務當局來討論，本人因鑑於大局亦亟圖迅速解決。

野村大使向東京來電報告云：「當抓住此機會，竭力與之周旋」，同時並希望給與一答覆作為私案以供參考。

在東京方面，自七日訓電發出後，除於九日、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召開連絡會議外，余並且不斷與陸海外三相連絡商談。

十八日豐田外相邀請格魯大使談話，力言兩國首腦會見必要之理由，請其協力促進其實現。

此際協助野村大使從事對美談判之岩畔大佐及井川氏，適值歸國，岩畔大佐曾應邀出席二十日之連絡會議，詳細報告交涉之經過及對方之情形。井川氏等並個別地對余說明外界對陸軍內部之批評。又若杉公使亦行返國，被對余所陳述者，主要的是外務省方面，從另一不同之角度對日美交涉所作之觀察。

日本對美國七月十七日所提要求（即由大總統而交野村者）之答覆，爰於八月二十六日之連絡會議中加以決定。其要旨除指摘美國政府過去之態度，在日本

立場，難以容忍外，復闡明日本對南方及蘇聯之態度與希望，並主張美國之所謂「程序」應「適用於全世界，所以亦須適用於世界之一部份之太平洋地區」；同時應該承認一國生存上之必需要求，先就其隣近地域，互相加以調整，使之滿足，爲必然當然之事，且爲促進確立和平上所急切必需者。

該日之連絡會議曾議決：除此答覆外，同時再由余直接向羅斯福總統發出聲明。此聲明與過去不同並非拘泥於事務上之商討，係率直闡明提議雙方首腦舉行之會見之真意，從大處遠處討論日美問題，藉以應付急速進展之時局，希望會見之實現能愈早愈好。

此二件文書於八月二十八日由野村大使直接面遞大總統。大總統讀畢余之聲明，認爲「非常新穎」大加贊賞，並稱「希望與近衛公作三、四日左右之會談」，雖未言明日期，然已看出非常高興。當時之情形恐爲日美最接近之一瞬矣。

大總統固極高興，而在座之赫爾國務卿則頗慎重。當夜復邀請野村大使，再

三申述美國方面之主張，「凡首腦之會見，不過爲形式上將事先談妥者加以決定而已」，與日本之想法根本不同，至爲明顯。更以堅強之語氣稱：

「因此，關於中國問題，尤其是其中之撤兵問題，自衛權問題等，日本政府應先告以較過去更須明確之意向，實爲先決問題。」

野村大使報告與大總統會談時樂觀情形，以及悲觀之國務卿意見之兩個電報，於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先後到達東京，對打開當前難關，有極重要之暗示。政府中之觀察，亦有樂觀，悲觀之分。同時日本政府則已開始作會見實現時之準備，陸海外三方面並從事物色代表人選。外務省對於赫爾國務卿所代表之國務院傳統之理論外交，多少有點輕視，主張期待大總統「政治解決」之意見，似漸有力，八月三十日之連絡會議中，若豐田外相等，亦頗傾向樂觀論。

九月三日羅斯福大總統秘密召見野村大使，面交美國答覆「近衛聲明」之聲明並附帶一「口頭聲明」（此處原文缺少數字），毫無若上次之愉快神色，聲明

之內答覆措辭不但非常鄭重，對於會見是否同意亦避免明確表示，並認為先決條件爲日本應先同意基本原則。此殆受國務院意見之支配至爲明顯。至於口頭聲明則稱「應將過去避免表面表現之四原則明白用文字表示，作爲談判之基礎，並將此四原則亦予討論。」繼之又稱：「對於八月二十八日之日本覆文（即附帶余之聲明者），雖可以認爲已表示同意，然而現在尙有一殘餘問題，即對於六月二十日之美國諒解案，雙方意見尙不一致，此際先決問題應先解決此問題。」最後「希望能告以日本政府對此根本問題之態度。」此實到處表現爲國務院之意見。

翌日（四日）野村大使與赫爾國務卿會見時，赫爾之態度愈見強硬，認爲「此四原則爲最重要，日本如亦支持此四原則，則非再明白表示一下不可。」要之，美國方面之態度係堅持「兩首腦會談之基礎，應與過去諒解案之基礎相同，」並先就此諒解案，設法使日美獲得完全同意。

當羅斯福，野村舉行會談之九月三日，東京之連絡會議中，亦討論一對美提

案，此提案爲外務省所草擬，將過去赫爾，野村非正式談判時所討論之諒解案，在另一種立場之下，如以簡單化而擬成者。此方案日方所擬約定如左，同時美國亦可互相交換其約定。

一、不再進駐越南以外地方。

二、日本對三國條約有自主之解釋。

三、遵守中日協定自中國撤兵。

四、美國在中國之經濟活動，如在公正之立場上進行，不予限制。

五、確定在西南太平洋通商上無差別待遇之原則。

六、講求恢復日美正常通商關係之必要措置。

外務省對此方案之期待非常之大，九月四日除山豐田外相送遞格魯大使外，並再由野村大使轉致赫爾國務卿，採取雙重傳達方式。此案並非另外新提案，目的因日本在過去所欲言者已盡言之，而作爲四月來交涉基礎之諒解案及其原則上

之主張，雖曾反復討論，均無結果，已不能應付目前之危局，故先特將當前緊急之具體問題提出，作為首腦會談之基礎。然而美國方面對此之見解，則以為日本因全部之諒解難以成立，因之故意避開另在新方針下作成新的提案。於是不但與外務省之特別期待相反，反徒引起誤解與混亂。

或謂美國此種誤解並非沒有理由，蓋美國已向日本表示六月二十一日之方案已為美國最後之方案。日本對於該案之答覆，前曾述及雖已於七月十五日發出，然野村大使因政變及其他理由，並未轉達美國。美國乃認為六月二十一日之方案尚未得到日本之答覆而先提出此九月四日之方案，此為美國方面引起誤解之最大原因。

七 日皇之嚴厲詰問

當如此錯綜複雜且無效果之外交折衝，在華盛頓與東京進行時，在東京政府

內部發生一重大問題：卽應繼續與美國交涉？抑卽應斷定交涉已告絕望？進一步而決定應否與已絕望之美國作戰？

過去日美諒解之外交交涉，僅政府，陸海軍統帥部極上層之首腦之間得知，係在絕對秘密中進行。又首腦部之間除松岡外相外，不論何人均希望交涉成功，因此惟恐遭遇反對，故在極秘密中進行。然而此秘密漸漸洩漏，尤其是自松岡外相秘密通知德義後，此模糊之交涉全貌，乃漸顯明，於是從下層卽發生反對之氣餒，尤以陸軍之反對爲最劇烈。適值又受德蘇開戰之衝動，政府首腦部雖將對蘇卽時開戰之強硬論壓平，不得不由御前會議決定進駐越南，作爲一種代價，而同時則正式積極準備對美作戰。準備戰爭與戰爭之區別，非嚴格遵守不可，同時其困難亦難否認。總之，在進行準備之時，反對日美交涉之聲浪已日高一日。

進駐越南之反響，既速且烈，美國對日施以經濟之壓力，雖宣稱和平政策爲本國傳統政策，儼然傍若無人。美國此種激烈之挑撥，最低限度，已足使日本形

成反美陣營，日美交涉之祕密，今既已成爲公開之事實，因之內閣應付殊感棘手。余固有親自與美國大總統會見之決意，然此所謂「近衛聲明」，已從野村，大總統會談中洩漏，各方雖尙不甚明瞭其內容，而徒事揣摩臆測，使交涉益增困難。自八月起參謀本部以及首腦部，已僉認交涉無濟於事，主張日美戰爭。

爲考慮對策計，余與陸海外各相之懇談及連絡會議，自八月下半月卽頻頻舉行，對於至如何程度卽應停止交涉，開始對英美作戰之「國策」亦加討論。

九月六日御前會議中，終於決定「帝國國策施行要綱」，其要綱如次（御前會議課題）：

帝國因鑑於目前緊迫之情勢，尤其是美，英，荷等國所採取之對日攻勢，蘇聯之情勢以及帝國國力之發展等，依照左述實行「隨情勢而推移之帝國國策要綱」，其中對南方之施策。

（一）帝國爲自存自衛計，在不惜對美（英，荷）戰爭之決意下，一切戰爭準

備概以十月下旬爲目標而完成。

(二)帝國除準備戰爭外同時對美英仍盡其外交之努力，貫徹帝國之要求。對美（英）交涉帝國所應達到之最低限度要求及帝國可以承諾之限度，概如另紙之規定（此另紙省略）

(三)此外交交涉至十月上旬，如仍無貫徹吾人要求之希望時，即決意對美，英，荷開戰。至於對南方以外之施策，依照既定國策施行，竭力設法不使美蘇結成對日聯合戰線。

右列第三項中之「如仍無貫徹吾人要求之希望時」一句，係將統帥部所提原案之「不得貫徹時」一語加以修改者。

在舉行御前會議之前一日，余曾先將議題（帝國國策施行要綱）奏明日皇，

陛下答曰：

「觀此要綱之內容，第一條先述準備戰爭，第二條始提外交交涉，令人有戰

爭爲主外交爲從之感，關於此點明日會議中，擬質問統帥部之兩總長……」。

余對此奏曰：

「一，二之順序未必表示輕重，其要旨在於政府總竭力進行外交交涉，外交終告絕望時始着手準備戰爭。」「關於此點，陛下既擬質問統帥部，今御前會議之場所，正待決定，立即召見兩總長如何？」陛下答曰：「立即召見，總理大臣亦陪席！」

兩總長即時參謁日皇，余亦陪同在坐。陛下對兩總長所提質問與當時向余垂詢者相同，兩總長所答者亦與余所答者一樣。繼之陛下對杉山參謀總長詢曰：「若日美戰事發生，陸軍確信若干期間可以結束？」總長答曰：「僅南洋方面打算三個月左右結束。」

陛下復向總長詰問：

「汝爲中日事變當時之陸相，余曾憶及當時之陸相告余『事變一個月左右結

束』，現豈非已牽延達四年之久，尙不能結束乎？」

總長聞之惶恐萬分，辯曰：中國因利用其大後方，日本不能依照預定之計劃作戰，因之牽延。陛下聲色俱厲曰：

「若言中國內地廣大，太平洋豈非更大，如何稱確信三個月可以結束？」

總長語塞唯唯而已，其時軍令總長從旁奏曰：

「謹以統帥部立場就大局有所申述，今日日美之關係，如喻之病人，猶在應否施行手術猶豫之際。如不施以手術，任其自然，則有逐漸萎弱之虞。如施以手術，固極危險，而有希望。此際卽爲考慮究竟是否施以殆已絕望之手術階段，統帥部自希望外交交涉成功，倘不成功時，則認爲非施行殆已絕望之手術不可，職是之故，故贊成此議案。」

陛下復詢以「統帥部今日雖解釋主旨之重點在於外交，然而事實是否亦照此進行！」足見陛下對此極爲關心，兩總長均答曰當照此進行。

翌日(九月六日)上午十時舉行御前會議，會議席上原樞密院議長質問：「細觀此案，頗有戰爭較之外交被置於重點之感，希望政府，統帥部明白說明其理由。」

海軍大臣曾代表政府答覆，統帥部則誰也不發一言，陛下此時突然發言：

「剛才原樞相之質問，確係事實，統帥部對此不予答覆誠屬遺憾。」

言畢，並從懷中取出紙片上書明治天皇遺作，誦讀一番，其詞曰：

「四海之內皆同胞，爲何平地起風波！」

誦畢並曰：

「余嘗拜誦此御作，今乃將故大帝愛好和平之精神特加申述。」

全體靜默片刻，永野軍令部總長起而答曰：

「統帥部對陛下之責備不勝惶恐，實則先前海軍大臣之答覆，臣以爲已代表政府，統帥部雙方。統帥部之主張自亦誠如海軍大臣所答覆者，以外交爲主，萬

不得已時，始訴諸戰爭，此旨自不變更。」

於是此御前會議，亦在前未曾有之緊張空氣中散會。

八 東條堅持駐兵

日美諒解之交涉，似在進行又非進行；首腦會見之建議，雖然頗可轉變大總統之心境，然其所以仍未能輕易實現者，最大原因實因單憑野村大使根據東京，華府間之電報訓令而努力，不能充分轉達日本之真意至美國之故。於是余又決意親自與格魯大使會商。九月六日——決定上述「國策要綱」的一天，在陸海外三相諒解下，余在極秘密中，與格魯大使及其翻譯唐耶曼參事舉行懇談。余曾強調說明現內閣之陸海軍亦一致希望交涉成功，捨此內閣外將無其他之機會，並作含蓄之言曰：

「如放棄此機會，在吾人一生中恐將無此機會矣！」

並告以陸海外三方面之代表人選大體已決定之事實，力言儘速與大總統會見，交換根本問題意見之必要。格魯大使就赫爾之四原則質詢余之意見，余答云：「原則上甚好，惟實際適用時，則有種種問題發生，爲解決此問題，故有會見之必要。」

經過一小時半之談話後，格魯大使允將今日之談話內容作爲直接向大總統之聲明報告華府。並感慨曰：

「此報告殆爲本人開始外交官生活以來最重要之電報！」

四月以來之日美交涉，日本方面有余與大總統直接會談之重大建議，余並向大總統傳遞聲明，格魯大使並從中努力說明，殆已盡其所能盡矣。同時他方因九月六日御前會議決定重要之國策，於是就有人認爲此交涉就日本言，已有時間之期限，漸漸進入最後之階段；此種看法日見有力。此際交涉之困難點亦大體明瞭，美國內心亦已打定主意。即原則上爲「四原則」，具體上言，即爲中國問題

中之駐兵問題，經濟，機會均等原則問題，以及三國條約問題。

「四原則」在美國方面亦認爲日本並無異議，況余曾對格魯魯大使言明「原則上甚好」，應無問題。然而陸軍及外務省一部人士對原則上同意都表示反對，此種主張迄未見消滅。（美國曾將日本八月二十八日之提議作如上述之解釋，此實基於野村大使之誤譯，於是有人主張要求將其取消，甚至召回大使。）今連此四原則本身亦加否認，則日美交涉殆不可能，已極明顯。余對此處置方法，誠煞費苦心。

然而此四原則中，經濟原則方面，日本已打算承認中國機會均等，同時日本與中國地理上之特殊關係，美國決無不明瞭之理故亦有樂觀者。至於三國條約問題，僅藉書而表示決不能解決，只須余與大總統之會見實現，與美國方面談判後不致於太不接近。所以成爲問題者僅駐兵問題，陸軍方面雖曾一度有穩健之主張，認爲名義與形式不拘，然而翌日卽有絕對不變之論調，日本政府內部，亦認

爲問題僅此一個。

政府一方面須進行日美交涉，一方面又須運用九月六日御前會議所決定之國策要綱，兩者並重，至感苦悶。於是余住宿官邸在日本式房間之時日多，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天余曾與陸、海、外三相及企劃院總裁，繼續作長時間之會談。

二十七日至十月一日余曾於鎌倉休養，其間仍邀請及川海相，聽取內部之空氣。同月四日余於參謁日皇後，召開聯絡會議，出席者僅閣僚及統帥首腦，局長等均未令參加。五日夜並請陸相東條，告以盡量繼續交涉之決意。

陸相於七日深夜訪余於日本式房間，對余作強硬之談判，其言有曰：

「關於駐兵問題，如美國所主張之原則，先全部撤兵，然後駐兵。此種形式，軍部方面絕對難以答應。」

鑑與陸海軍之強硬態度，余於六日，八日再度與海相，外相作個別之會談，

討論避免危局之方法。外相復於十日訪余，就此問題再度加以討論，同時商討繼續交涉之途徑。並於十月十一日召開連絡會議。其間三長官——尤其是鈴木總裁之行動，最爲引起注目。

十月十二日雖爲余之生辰，且爲星期，而余仍於下午邀集陸海外三相及鈴木企劃院總裁於荻窪私邸，召開關於和戰最後關頭之會議，在此會議以前，海軍軍務局長曾向書記官長報告：

「海軍不欲交涉破裂，即希望竭力避免戰爭。然而海軍表面上不能作此言，今日會議中，海軍大臣將表示『和戰之決定聽任首相』，特先通知。」

果然，會議時海軍大臣首先發言：

「現已至和戰決定之關頭。此決定擬聽任首相。既和則和到底，欲使交涉成功，不妨稍作讓步，一切應在此原則下進行。倘交涉半途而廢，認爲交涉歷時二月三月已無希望，而訴諸戰爭，海軍方面頗難運作此言。若決心戰爭，亦非在今日

決定不可，今日實爲時機，亦卽最後之時機。倘和戰尙無決心，則希望能在竭力使交涉或功之原則下進行。」

余對之卽發表意見：

「如果認爲今日須決定一切，則本人決定主張繼續交涉。」

陸相一面說一面質問外務大臣：

「總理之結論似嫌過早，須知繼續作無成功希望之交涉，終於錯過時機，實爲重大。外務大臣對於交涉前途之看法究竟如何！」

外務大臣答稱：「此爲條件問題。今日問題最困難點余認爲爲中國駐兵問題。陸軍對此倘一如過去之主張毫不讓步，則交涉決無前途。然而此際如多少能相當讓步，則交涉成功之希望，並非絕無。」

陸相答曰：

「駐兵問題爲陸軍之生命，絕對不能讓步。」

余曰：

「此際捨名而取實，形式上依照美國所提議，實際上結果同樣得到駐兵，豈非良策？」

陸相不服余言，結果會議雖自二時開至六時仍無結論而散會。

翌日（十三日），余參謁日皇詳細奏明內閣當前之危機，並與木戶內府懇談。

翌日（十四日）上午九時，在閣議未舉行前復邀請陸相前來官邸，要求陸相對駐兵問題再作攷慮。余曾披瀝誠意對陸相說明：

「余在中日事變中負有重大之責任，此事變已牽延四年尙未見決，時至今日，如再捲入前途毫無把握之大戰中，無論如何難以同意。此際如暫時委屈示人以撤兵之形式，則足以挽救日美戰爭之危機。又可利用此機會結束中日事變，此就國力上言亦認爲必要。國家之發展，希望端繫於此，爲了將來重大之伸展，一時委屈，培養國力，更屬必要。」

陸相則仍堅持其主張：

「此際如對美國屈伏，彼將愈施高壓，而無止境。撤兵之問題，所謂捨名而求其實，此在維持軍隊之士氣上言實難同意。」

九 東久邇宮之感嘆

以上數次與陸相之談話中，曾有人對余主張：

「人生有時不妨閉着眼冒一次險！」

余對此言之答覆爲：

「個人此種場合一生遇有一次二次亦未可知，如考慮到二千六百年之國體及一億之國民，居於責任地位者，則不可造次。」

此言並非針對陸相。主張乾坤作孤注一擲，以國運作爲賭博者大有人在，若松岡外相亦屢作此言，然余聞之不論何時均感不快。乾坤作孤注一擲或以國運作

賭博，痛快固為痛快，然而若發動前途毫無把握之戰爭，此與個人之場合不同，苟能顧及二千六百年無瑕疵之國體，決不輕易出此。雖被人譏為因循，姑息，余等亦決不出此。縱如何迂遠，總是安全第一，即使不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深信亦非避免戰爭不可。

此時軍人中曾有不少人作如下之語：

「中日，日俄兩大戰役，亦不能說有百分之百的勝算。」

余與陸相會談時，曾提及此言，並云：

「余等猜想伊藤與山縣在日俄開戰時，必有充分之成算，如果無成算而對俄作戰，實為不當。日俄開戰以前，明治天皇亦非輕易有此決心。當時之桂首相，奏請聖斷時，伊藤公會希望明治天皇能作一晚之考慮。翌晨，明治天皇乃召見伊藤公，問以對日俄戰爭是否已有成算，伊藤公答以：至少可以使俄軍一步不得進入朝鮮，以鴨綠江為界，足以支持一年之戰爭；在此一年中其狀態維持不變，可

望第三國之調停；所謂第三國，因英國爲吾人之同盟國，法德立在俄國方面，所依賴者惟美國，屆時即可循此着手，且有成算。陛下因之安心，當日之御前會議，聖上卽加決定。然而此次因已無所謂第三國，且無可作調停者，所以前途完全毫無把握。不僅如此，現所孤注一擲者爲國體，職是之故，非特別慎重不可。」

余於十月十四日晨在官邸與東條陸相，作最後談話時，陸相曾述其見解如下：

「余認爲總理之意見過於悲觀，此諒係對本國之弱點過份了解之故。美國豈非亦有其弱點乎？」

當時之談話，關於撤兵問題，因已形成正面之衝突，故陸相最後若有所感慨而曰：「此實爲性格之不同。」

十月十四日之閣議中，陸相之發言，因過分唐突，其他閣僚對之默無一言。閣議在討論其他議案後，未提到此問題卽行散會。

同日午後，武藤軍務局長往訪書記官長告以：

「總理內心不快，諒爲海軍之故。海軍如真正不欲戰爭，陸軍亦須加以考慮。然而海軍對陸軍表面上並無此言，僅云『聽任總理』。惟僅憑總理之裁斷，到抵不能抑制陸軍之內部。海軍如能正式向陸軍表示『海軍此際不欲戰爭』，則陸軍抑制部下較易。可否使海軍作此表示？」

書記官長乃將此語轉達岡海軍軍務局長，岡軍務局長答曰：

「海軍不欲戰爭一語，無論如何不能正式言明。海軍所可言者，爲『聽任首相裁斷』，已極乾脆」。

該夜鈴木企劃院總裁以陸軍大臣使者之資格來荻窪訪余。傳達陸軍大臣之言：

「逐漸探聽之結果，似乎爲海軍不欲戰爭。然何故海軍大臣本人不明白告明？海軍大臣若能明白言明，本人亦願作考慮。海軍大臣似將全部之責任委之總理，誠爲遺憾。海軍果真如此內心不決，則九月六日之御前會議根本推翻。是則

列席於御前會議之首相，陸海軍大臣，統帥部之總長均未能充分盡輔弼之責，此際除全體辭職，將過去一切之決定取消重擬方案外別無他途。何況此際臣下已再無抑制陸海軍通擬此案之力量，所以後繼內閣之首腦無論如何非皇族不可，此皇族以東久邇宮殿下爲最適任。本人要求總理辭職雖極難啓口，然事已至此，務乞極力奏薦東久邇宮殿下爲後繼首相」。

余於翌日（十五日）進宮，奏明最近之經過情形。並謹告以：

「昨夜東條託人傳言，主張後繼內閣之首相爲東久邇宮殿下，」奉詢陛下之意見。陛下答曰：

「東久邇宮殿下現以參謀總長之身份，確爲適任，然而皇族參與政治，殊費考慮。其在平時尙無關係，在有戰爭可能之場合，是否適宜？同時爲皇室計，皇族之出任首相，究竟如何？」

陛下並無絕對反對之意。余於歸途往會木戶內府，提出東久邇宮之問題，內

府似極不愉快。

當夜在極秘密中往訪東久邇宮殿下，陳以東條陸相之意見，並促殿下出山。

殿下答曰：「此事過於重大，望能給以二三日之考慮。」

翌日（十六日）晨，以電話與內府通話，得知「宮殿下之問題，在宮中方面認爲難能實現，」然而時局却一日亦不容猶豫。

上午十時起分別邀請各閣僚至官邸，申述不得已辭職之理由，希望諒解；並於傍晚彙集辭職書參謁日皇，提出總辭職。當時總理之辭職書內容如次：

臣三度拜奉大命組織內閣，爲應付目前之國際政局，以期國家將來之發展，深信有迅速與美國調整友好關係，以謀中日事變急速解決之必要，故對美國政府曾希望能給與兩國首腦親自會議之機會。然而最近東條陸軍大臣，判斷此交涉在豫定時期（十月中下旬），終無成功之希望，認爲本年九月六日經過御前會議而承聖上裁定之「帝國國策實行要綱」中第三項所稱「無貫徹吾人要求之希望」一

語，已至適用之期，應決意對美開戰之時期，茲已到臨。

臣認爲對美交涉如假以時日，其成功之希望，不能斷定爲無。同時視爲最困難之撤兵問題，如依照捨名而求實之宗旨，形式上對美採取相讓之態度，深信現尙有妥協之望；故在中日事變尙未解決之今日更捲入前途無把握之大戰，臣竊爲不可。臣自中日事變勃發以來，卽痛感責任之重大，對此更難緘默。不論就培養國力上言，或將來安定民心上言，此際政府與軍部一致協力，盡其最善之方法，促使交涉成功，藉以解決中日事變，實爲目下最緊要之工作。且企望國運興隆，必善屈而後能伸，國民以臥薪嘗膽之精神，爲君國而努力，此亦最得時宜。臣會將此衷情向東條陸軍大臣力說，以冀同意。

陸軍大臣對臣之衷情雖深諒解，然認爲爲維持軍隊之士氣，撤兵決難同意。又認爲如向美國屈服，益增對方之驕橫不知止境；縱令中日事變可望解決，然中日之關係，不出兩年，仍將發生裂痕，可謂意料中事。故不得已乃主張乘雙方均

深知國內弱點之時期，決意開戰。

臣與東條陸軍大臣懇談達四次之多，終未能邀其同意，是則臣欲貫徹主張，完成輔弼之重大責任殆不可能。此實臣才非德薄有以致之，曷勝悚懼。伏乞聖鑒，釋其重責，是爲至禱，臨表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昭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內閣總理大臣公爵近衛文麿

近衛內閣總辭職後，翌日召開重臣會議授命東條陸相組織下屆內閣，奏薦東條陸相似出於木戶內府之主動。內府之所以如此，內心並非支持主張日美開戰。即根據近二三日東條之言論亦可明白，因東條陸相曾云海軍之意相不能明白表示，擬將過去全部之決定推翻重新提出方案。今大命下降陸相，決非馬上捲入戰爭之謂。尤其是大命下降之際，聖上亦曾再三叮囑，故內府之看法，認爲陸相或可採取更慎重之態度。

內閣更迭之經過情形，已如上述。即從表面上觀之，似爲主張繼續交涉之首相與主張停止交涉之陸相意見上之衝突，內閣不能統一因之總辭職。所以今後組織內閣之大命，下降陸相，當然持有日美交涉停止，進而日美開戰之意義。一般均作此解^勢，亦非無理。然而內部因有上述之經緯，故授命陸海組閣，決不能認爲日美即將開戰。近衛內閣總辭職後所召開之重臣會議，對此亦曾提出質問，內大臣即說明以上之理由，重臣等亦深信其然，於是始敢同意奏荐東條大將。余於辭職後，即致書格魯大使，說明余之辭職未必係決定日美開戰之結果，交涉仍留有餘地。目的亦莫非希望證明此事之不虛。

他方美國獲得近衛內閣總辭職之報告，相當衝動，至爲震驚。據野村大使歸國後所談，美國政府認爲近衛內閣辭職代以東條內閣，日美交涉已無希望。野村大使摯友美作戰部長鄧納將軍一日曾往訪大使，告以「近衛內閣之所以辭職，是否因近衛首相請求與羅斯福總統會見，大總統未加答應乃認爲日美交涉前途絕

望而告退？然而大總統並非完全拒絕會見，僅希望能給以考慮，如果早知如此，一定打算作愉快之會見。大總統已決定將此情形，親自致書日本皇帝陛下，現已着手籌備手續。」惟二三日後，將軍再度造訪大使時則云：前日所言，因認為係干涉內政，政府內部紛起議論，故結局已作罷論。

回溯上述日美交涉艱難之歷史，最令人感到痛心者，為統帥部為國務之不一致。統帥與國務同時獨立，亦為歷代內閣所同感苦悶者。此次日美交涉，政府拼命設法進行，他方面軍部却積極在作交涉破裂時之準備。惟此項準備究竟已至如何程度，吾人又絲毫不得知，因之外交之步調不能一致。調動船舶，動員軍隊，儘管進行，美國亦甚明瞭，難怪美國對吾國之外交誠意表示懷疑。外交與軍事之關係如不巧為運用，最為困難。

自去年九月以後，日美是否開戰，此種空氣即日逼一日，當時主張持重論者之東久邇宮殿下，即認為欲打開此局面，除陛下毅然決斷外別無他途。陛下雖亦

同有此感，然又感到軍部實難以應付，曾數度與東久邇宮言及。當時殿下曾請陛下以批評家之立場加以批評？如認為「不可」，即說「不可」，則是非既明，地位上亦不致發生困難。

陛下雖深思遠慮，然並不多述意見，此實因陛下受西園寺公及牧野伯等主張採用英國式之憲法，陛下須立於超然地位之故。試觀當組閣大命下降時所囑咐之三個條件——一、尊重憲法，二、外交上不能越軌，三、不使財界有劇烈之變化，即可見其意向。此種日本憲法，因曾規定天皇親政，實與英國之憲法，根本不同。尤其是統帥權問題，政府毫無發言權，而能同時抑制政府與統帥部雙方者，惟陛下一人。然而陛下所取之消極態度，在平時無妨，在和戰關鍵國家生死之緊急關頭，勢必隨時發生障礙。陛下模仿英國式之作風，僅作「激勵」，「注意」之語，結果乃使軍事與政治外交未能協力一致，此爲在此次日美交涉上最感痛心者。

最後欲一言者，卽陛下此種立憲君主之態度，雖嫌消極，然陛下之本意，亦希望極力維持太平洋之和平，避免捲入前途毫無把握之大戰，以冀維持此二千六百年完整無瑕之國體，陛下此種苦心，亦爲吾人所深知者也。

日本投降內幕

迫水久常述
孫識齊譯

一 近衛特使與波茨坦宣言

日本鈴木內閣，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鈴木總理大臣，在組閣當初，是否有結束戰爭之計劃，余不得而知，惟從組閣以後，命令余等對日本作戰之能力，作澈底之研究一點觀察，總理之本意，決非一味從事戰爭，則可斷言。余昔時之美國友人——現任佔領軍上尉，曾對余云：當鈴木內閣成立時，發現內閣名單中，有余之名字，對鈴木內閣之性格，即可窺知一二。他當時即對美國國內友人預言：戰爭將於六個月內結束。由此可知，在外國，亦不視鈴木內閣為單純之軍國內閣，殆為事實。

鈴木內閣成立後，即依照總理大臣之命令，以內閣調查局為中心，集合陸海軍軍務局人員及其他關係者，對於日本國內之軍需生產，糧食，人心動向等，作詳細精密之統計與觀察，並根據此統計與觀察，進而加以研究，判斷日本今後國

力之消長程度；同時對於列國對日本之態度，亦加檢討，於五月中旬，獲得結論。

此結論爲：日本國內之現狀，除非實行何等特別新奇之措置，否則戰爭實無法繼續，已極明顯，至於列國對日之態度，因德國之崩潰，漸趨強硬，當時並判斷，約至九月末，蘇聯必對日宣戰。所以至遲若不以七八月末爲目標，作全部根本之動員，完成某種目標之準備，非但保衛沖繩島困難，即本土決戰，亦非易事。

然而，實現此緊急準備，事實上極感棘手。總理、外務、陸海軍各大臣，以及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自五月以後，誠無時不在措商此問題，內容因對余及陸海軍下層嚴守秘密，無從得知。惟不久，即進行所謂瑪利克（蘇聯駐日大使）、廣田之私人會談，此會談之主要目的，爲使日蘇關係好轉，最低限度，蘇聯明白表示中立之態度（因蘇聯曾於四月初通告將廢止中立條約），如若可能，則進而

以蘇聯爲調解人，結束戰爭。在當初，曾認爲此希望頗爲濃厚。

在小磯內閣當時，亦曾一度計劃試以蘇聯爲調解人，結束戰爭，然而結果對方似允未允，無形消滅。嗣後沖繩戰況，日趨不利，情形愈覺絕望，乃感到有迅速決定指導今後戰爭根本方針之必要，爰於六月九日，召開御前會議。此御前會議，係根據上述對國力及國際情勢之判斷爲基礎，討論今後方針。結果決定爲維護國體，保衛皇土，而完成戰爭。此結論意義頗爲含蓄，意即國體若能維護，皇土若能保衛，則戰爭亦可完成。對周圍之情勢，表面上，仍舊表示繼續作戰。

繼御前會議之後，又召開臨時議會，其目的爲討論戰時緊急措置法——所謂劃期之法律。議會中頗多議員質問何以不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天皇發動非常大權？並有人認爲訂定此種法律，政府欲將責任轉嫁於議會，在政府爲卑鄙之行為。原來提出此種法律之用意，是打算將當時成爲發揮國力障礙之各種統制法規，加以徹底之修正，以助作戰。總理大臣之所以採用法律之程序。不採取第三

十一條發動非常大權之形式，是因爲發動非常大權，深恐累及日皇，故結果仍採擇立憲之措置。自此法案通過後，政府即着手去除各種障礙。

無如沖繩之戰況，急轉直下，陸海軍雖盡最大之努力，終無法挽救。輿論因之沸騰，尤其是對陸海軍之不一致，攻擊最爲激烈。陸海軍之不一致，戰爭開始時，已嘖有煩言，鈴木內閣在組閣之際，認爲陸海軍之統一，爲一重大問題，故總理在組閣以後，即與陸海軍首腦部會商，以冀相互協力。此次沖繩島之役，陸海軍在作戰上之協力，可謂滿意，無奈成爲遺憾者，物資之不足，無論如何，總是困難，伊藤中將之艦隊，在沖繩島作戰，據云連燃料之重油都不夠，係使用代用油。

空中挺進隊，當參加作戰時，適天氣不利於日方。沖繩島之失守，使舉國陷於不安。宮中乃於六月二十二日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之構成人員——總理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外務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六人，在陛下親臨

下，舉行會議。當時陛下卽面諭無論如何，務須考慮採取適當方法，結束戰爭。總理大臣自參加會議後，返抵官邸，對余並未說明詳細內容，僅告以陛下今日對余等，似有所欲言，然又不欲傾吐，可知其內心之痛苦煩惱矣！

後經六巨頭再三商討之結果，決定對蘇聯正式派遣特派大使，與蘇聯政府，首先討論調整日蘇國交問題，進而請蘇聯斡旋，結束戰爭。此特使會選定近衛公爵，蓋當時陛下亦有此主張。

對蘇聯作此提議，曾經過數度之外交手續，惟蘇聯表示因卽將在波茨坦召開美英蘇三國會議，在此會議終了後，再與日本討論此問題。不久，史太林與莫洛托夫外長，卽啓程前往波茨坦。日本政府鑑於情勢如此轉變，固深知此計劃前途，未必樂觀，表示憂慮，然除了暫時慎重注意波茨坦會議外，實別無他法。

日本政府雖極端注意波茨坦會議，然其內容如何，頗難捉摸，方深焦急，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果發表對日宣言。當時曾研究蘇聯爲何未參加此宣言之

理由，後斷定蘇聯暗地必定參與。日本政府即對此宣言，加以檢討，不得不認爲其中所列各點，將作爲結束此次戰爭之基礎。

獨有軍部方面尙強硬主張此宣言不值考慮。又因與蘇聯之談判，尙在繼續進行，乃決定對此宣言不作任何表示。報章則作日政府對此宣言置之不顧之報道。軍部方面又有人主張，政府如不接受此宣言之表示，將影響軍隊士氣，政府應速正式發表意見，對該宣言採取強硬態度。當時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七月二十八日舉行之總理大臣與新聞記者團之會見，總理對新聞記者之質問，因之不得不作對此宣言無重視必要之答覆。並要求在報紙上將此事作爲尋常普通事件，不予渲染。

惟外務大臣對此却激烈反對，同時陸海軍大臣與軍統帥部之間，曾極力斡旋，以圖消滅風波。外國之報道，則稱日本拒絕宣言，並爲日後蘇聯對日宣戰理由之一，不禁令人痛感環境給與政治上之影響，如何重大。

二 原子炸彈與蘇聯參戰

波茨坦會議，因英國總選舉，更迭內閣，較預期而延長，史太林主席及莫洛托夫外長歸國日期，因之遷延。根據新聞電報，兩巨頭始於八月五日返抵莫斯科，而八月六日，美國於廣島，投下原子炸彈矣。此次轟炸，當時即知係使用新武器，然知其為原子炸彈，迄至八月七日清晨，根據杜魯門之聲明，始行明白。原子炸彈出現後，戰爭方法，勢必一變。目前情形。無原子炸彈與持有原子炸彈之間，無法戰爭，殆為常識。日本對於原子炸彈之原理，原已明瞭，而其完成，則尚在研究之中。就余所知，日本學者曾一致認為原子炸彈，不論何國，在此次戰爭之中，尚不及使用；學者在高松宮殿下主持之某次集會上（余亦出席）亦曾述及此意見。

所以此次美國使用原子炸彈，在日本誠為重大之威脅。故此消息，一經傳

佈，各色各階層人物（其中頗多曾一味主張戰爭者），即對余表示：觀大勢戰爭已不可能，除迅速講求方法，結束戰爭外，別無他途，其中亦有認爲此爲天賜日本結束戰爭之絕好機會，決非敗於軍隊，乃敗於科學，故雖投降，並非恥辱。

同時因美國對日之一般空襲，遠較日本當初想像爲猛烈，故有人觀察，縱無原子炸彈，約至九月底，日本青森縣以西，全國人口在三萬以上之縣份，悉將化爲灰燼。

此次戰爭失敗最大之原因，實因日本對聯合國方面戰力評價過低所致。同時，日本本身戰力，出於意外之弱化，聯合國對日海上交通破壞之激烈，亦爲原因之一。日本船舶之損耗，時常超出預想數目之上，加之生產設備之擴充，因本土之被炸，殆不可能。回憶某次余任職企劃院時，出席都市防空會議，某軍人尙大放厥辭稱：「此會議徒費時間，日本縱遭空襲，戰爭亦在終局，何況絕對不致發生。」此種矜持態度，故有鑄成今日之錯誤。

日本爲避免空襲，曾疏散工廠，然物質缺乏，運輸能力不足，徒焦急而無成績，生產因之銳減，苦又無補救之道。正在此徬徨束手無策之際，又出現原子炸彈，於是認爲戰爭前途，頻於絕望之傾向，更形顯著。不但毀滅之時期，日近一日，卽最後所依賴之本土作戰，是否能依照預定計劃進行，亦成爲重大疑問。當時尙有對此原子炸彈真假，發生疑惑，主張有研究之必要者，後經陸海軍動員科學人員，實地檢驗之結果，於八日已證實爲真正之原子炸彈，軍部又認爲原子炸彈之威力，如作忠實直率之報道，恐影響士氣。應將遭受原子炸彈損害之慘狀，加以隱瞞，作威力甚小之宣傳，庶免引起恐慌。當時爲此問題，軍部與政府之間，爭執頗烈。

日本政府自遭如此重大之事態後，方深感有急謀對策之必要，無如翌日（八月九日）清晨四時，同盟社突接獲莫斯科電台廣播蘇聯對日宣戰之消息。日本駐蘇大使佐藤，曾先期報告將於八月八日下午十二時（莫斯科時間爲八月八日下午

五日），與莫洛托夫外長會見，日本政府滿以為蘇聯對日之提議，屆時將予答覆，正深期待，消息傳來却為宣戰，誠出意外。

事態至此，已不容再有所遷延。何況關東軍當時之兵力，因準備本土決戰，其重要部份，已移往國內，故極為單薄，預計兩個月後，勢將全部消滅。余即整理有關文件，前往報告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以極冷靜之態度喟然嘆曰：「一切終於迫臨矣！」

余當時對總理曾稱：「鈴木內閣原企圖以蘇聯為調解人，結束戰爭，然終歸失敗，就政治之常例言，此際理應辭職，由下屆內閣收拾此局面，惟新內閣之成立，需要數日，其間情勢之推移，國家恐已發生嚴重問題，今總理之意如何？」總理大臣答以先前外務大臣亦曾考慮及此，余決心由本內閣結束戰爭。

余即貢獻意見：在此場合，不外下列兩途中，選擇一途：

(一)由天皇頒發對蘇宣戰詔書，寧為玉碎，進入最後戰爭階段。

(二)接受波茨坦宣言，結束戰爭。

然此兩途，總以選擇後者，較爲上策。

總理大臣，沈思良久，表示參謁日皇報告情形後，再行決定。惟當時外務大臣似已先總理進謁日皇報告一切。

九時許，總理返抵官邸，告以決心結束戰爭，命余作決定國家意志時所必要之各種手續。於是先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方針。此會議於十時起舉行。依照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之規定，內閣書記官長、內閣綜合計劃局長官、陸軍省軍務局長、海軍省軍務局長四人，向以幹事資格，列席會議，而此次因性質重大，各構成人員有充分討論之必要，幹事一律未得列席。出席者僅六巨頭，先後討論達六小時之久；余因連絡上之關係，曾經一二度進入會場，深感會場空氣緊張嚴重，達於極點。

會議至下午一時散會，總理大臣步出會場，余詢以結果如何，承告意見分爲

二派：一派爲主張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一派則主張附帶三個條件：

(一)設法交涉佔領軍不在日本本土登陸。

(二)在外日軍，在當地不採取無條件投降形式，作爲自動的撤兵而復員。

(三)戰犯之審判，由日本自行辦理。

惟此兩種主張，同時以「波茨坦宣言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在國法上地位」爲前提。(此會議尙在召開時，第二顆原子炸彈正轟炸長崎。)

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作此決定後，卽行散會，繼之於下午一時，召開內閣會議。先由陸海軍兩大臣說明今後戰爭之看法，海軍大臣率直坦白承認前途決無希望。陸軍大臣却力稱若進入本土決戰之階段，至少可擊退敵人，今後雖無必勝之把握，未必必敗，於死中求生存。

繼之，軍需、大藏(財政)、農商、運輸、內務等大臣，各就經濟國力方面，對戰爭之看法，作詳細之說明，各人見解，均極悲觀。內務大臣則稱，戰爭結束

時，對於人心之動搖，應加警戒，治安上恐極困難。各大臣之發言，遠較過去開議真摯熱誠。

各大臣申述意見完畢後，由外務大臣報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時所討論之情形，總理大臣乃就此點，徵詢各閣僚之意見。

閣僚中大部份爲贊成無條件投降，間有主張附帶條件者，亦有認爲三條件中，對方如能接受第一第二兩條，已感滿足者。然而大多數之見解，認爲大勢至此，附帶條件，事實上決不可能。其中亦有主張應循政治常道，提出總辭職者，總理對此則堅決反對。

會議直開至下午八時，意見仍不能達到一致。總理因鑑於已徹底討論，尙不見決，而時間又不容許遷延，憂慮之餘，乃決意請陛下聖斷。於是準備再度在日皇親臨下，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並請樞密院議長平沼男爵特別出席（此係根據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之規定）。

三 日皇打破三對三之僵局

此御前召開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於八月九日晚十一時三十分（實際上約延遲二十分），在宮中防空壕內一室中開始舉行。出席者除構成人員總理、陸軍、海軍、外務各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以及特別參加之平沼樞密院議長外；列席人員爲內閣書記官長、陸海軍省軍務局長、內閣綜合計劃局長官四幹事。在陛下暨各出席人員前，分置波茨坦宣言之非正式譯文以及當日上午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二派之對立意見（分爲甲乙兩案）。總理大臣司會，由余首先宣讀波茨坦宣言，當時在咫尺天顏前，誦讀該宣言，悲感交集，內心痛苦，無以言宣。

繼之，外務大臣起立，報告經過情形，並明白表示此際爲結束戰爭之絕好機會。認爲在不變更日皇之地位——即國體的前提下，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外，別無他途之主張爲正確。

陸軍大臣起而反對外務大臣之意見，並以激昂之語氣，申述日本戰力尙未完全消滅，乘敵來犯本土之機會，予以痛擊，極爲可能，屆時亦爲結束戰爭之機會，故此際應以死中求活之決心，應付當前之環境；然而，若能依照乙之方案（卽接受附帶條件）而結束戰爭，則亦贊成。米內海軍大臣則率直表示同意外務大臣之主張。平沼樞密院議長，自請求陸海軍大臣以及其他人員，就各方面詳細說明後，亦表示贊同外務大臣之意見。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之見解相同，卽認爲以日本之戰力而作戰，固不能期其必勝，然未必失敗，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理應毅然實行一切施策，於絕望中尋求生機。

過去之御前會議，可謂僅係一種儀式，根據政府與統帥或兩者協議後所決定者，向陛下作一種特別形式之奏請而已。意卽預先將出席者發言之內容商定後，排定程序，再由司會者，依照該程序宣讀，表示意見一致，陛下幾不發一言。然而，此次會議，意見完全對立，各人皆率直披瀝其主張，故會場空氣，始終緊

張，誠堪爲名符其實之會議。

陛下亦細心傾聽各方之陳述，雖時已深夜，毫無倦色，惟時露憂容，目覩此狀，不禁淚下。會議中，除總理外爲六人，成爲三對三之僵局，無法解決。時已八月十日午前二時，總理大臣卒起立宣稱：「問題已討論數小時，尙不能決定，事態又不容遷延任其如此，至以爲慮，余擬請陛下表示意見，以聖斷作爲本會議之決定。」言畢直趨御前。

陛下卽命總理大臣歸座，起立曰：「余現表示余個人之意見，余乃贊成外務大臣之主張。」陛下繼說明其理由：「試顧吾國現狀與列國情勢，如再繼續戰爭，不僅使日本趨於滅亡，世界人類，將更陷於不幸，故此際惟有忍受一切，結束戰爭。」陛下並以憤怒之口吻稱：「戰爭開始以來，陸海軍所進行者，與計劃相差至遠，若繼續戰爭，今後豈非同樣乎！」陛下此語，殆有無限之憤慨。

自陛下表示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後，會議始打破僵局，達到結論，此誠空

前之舉。自目送陛下退席後，萬感填胸。各大臣匆匆返抵內閣，復召集正在等待之其他閣僚，舉行閣議，依照聖斷，加以決定。上午七時，日本即分別經由利益代表國通告各聯合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此通告中，曾附帶兩點：（一）波茨坦宣言條款中，應有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統治國家大權之諒解。（二）希望承認此諒解。關於此諒解事項之原案，係「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在國法上地位之諒解」，後爲引起對方注意起見，乃加以修正如上。然而，天皇統治國家大權一語，聯合國方面政府，恐反發生疑問，後接獲答覆，始覺得不修改原案文字，反使聯合國方面易於了解。

聯合國對此電報之答覆，係十三日晨到達。惟事先十二日已獲得美國方面之廣播，因已略知其內容（始知廣播之內容與正式覆文有一重大不同之處），乃於十二日召開閣議，首由外務大臣報告經過，繼之研討此答覆是否已承認日方之諒解事項，結果認爲正式復文尚未到達，無法決斷，且作等待。

其間美國方面又廣播稱：日本如此遲延決定，表示懷疑。余即與同盟通訊社商量，日本方面亦採取廣播之方式，說明正式覆文，迄未到達以致遲延之理由，然而遭受軍部當局激烈之抗議。當時因此祕密，逐漸洩漏，消息靈通人士之間，或有互相激勵者，或有因反對而作威嚇者，議論紛紛，羣情惶惶。證券交易所，則於十日晨起，獲得大藏省之同意停閉，經濟界因之漸起動搖。

四 對於聯合國覆文猶豫不決

聯合國之正式覆文，終於十三日晨到達。文中首稱日本天皇及政府之國家統治權，因接受波茨坦宣言，應置於聯合國最高司令限制之下；繼稱日本天皇及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以後，應即發出必要之命令；末稱日本將來之政治形態由日本國民自由表現之意志而決定。

於是問題即集中研究最後一點，是否已承認日方之諒解事項。

自接到正式覆文後，外務大臣、總理大臣相繼參謁日皇，閣議亦於一時起召開，以此覆文爲中心開始討論。在此閣議中，總理亦與平時不同，盡量聽取各閣僚之意見。閣僚中因不明瞭對方之原意，或有主張再作探詢者。惟除總理外，大臣十五人中，有十二人對此覆文大致表示滿足（其中自有尙不明瞭原意者）。其他三大臣，則認爲回答極爲含糊，如卽以此爲滿足，結束戰爭，維持國體上之困難事件，立刻有發生之虞，故寧爲玉碎，於絕望中覓求生機。於是再度向對方詢問究竟之主張，又見抬頭。

此種主張，在十二日所召開之閣僚會議中，卽曾提及；外部有力者方面，亦有此意見。惟東鄉外務大臣，因綜合美國方面新聞之廣播以及其他情報，觀察聯合國內部情勢，如再待詢問對方後決定日本之態度，此結束戰爭之機會，恐被逸過，乃堅決反對。同時余從外務大臣處得知，陛下雖亦認爲必要時，可向對方探詢究竟，惟不能失去此機會。十三日閣議中，外務大臣亦同樣表示，並稱聯合國

與往年之「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問題一樣，因不甚了解日本人對於日本國體之信念，故結果不但不會有滿意的答覆，反有使此機會失却之虞，堅持其主張，不肯稍讓，開議直開至下午七時，始行散會。

五 政軍意見之分歧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在此三日之間，政府與軍部幾陷於極度緊張與混亂之中，宮中亦不斷召見歷任首相、皇族、元帥，由陛下親自垂詢其意見，並告以陛下之主張。然而成爲重大問題者，即如何使國民明瞭此事態。十二日閣議中，曾有一部份閣僚提議迅速將此事態公告國民；惟因顧到作戰之軍隊，發生變故，而遭反對，結果決定情報局總裁以談話之形式，發表維護國體，爲此次戰爭最後之一線。同時陸軍大臣亦發表對全軍之訓示，惟此訓示內容，與情報局總裁之談話，完全相反，第恐國民因之迷惑，余乃極力阻止報章刊登該訓示，終因時間關

係，未得成功。余對阿南陸相事先是否同意此訓示在報章發表，至今尙爲疑問。

十三日下午，美國方面之廣播，又責備日本答覆遲延，認爲不誠意。當時余復與同盟社社員連絡，廣播適宜之新聞，作爲應酬，結果亦遭軍部當局反對，同盟社職員長谷川君等，雖備受壓迫，然仍與余連絡，講求時宜之措置。當時陸軍方面，頗有不穩之舉動，海軍則平靜如常。

十三日下午三時，大本營突將所發表之聲明，連陸軍大臣，參謀總長事先全不知曉，分發各新聞社，其內容與當時政府所走之方向，殆完全相反。後因陸軍大臣措置得宜，卽行取消，幸未外露，倘當時稍一大意，情形將不堪設想矣。余又從陸相左右處得知，陸相及軍務局長吉積君，對處置醞釀中之軍部暴動，煞費苦心，迄今尙覺懷然。

首相官邸中持有各種意見與感慨之人物，進出盈門，余唯恐有擾首相室內之空氣，極力導入余室，十三日夕，據傳美國方面曾廣播稱：該復文決非聯合國永

久保障日皇地位之意。此廣播固被一向認爲覆文爲不承認之表示者，視爲有力之證據，同時又足以顯示保持日本之國體，並非美國而是日本國民本身。於是有人認爲吾人雖然希望聯合國，不要求變更天皇之地位，作爲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條件，然而護持國體者，應爲日本國民本身，故並無再請求聯合國方面保證之必要，事實反愈趨明顯。

內閣本擬自十三日之開議散會後，即召開御前會議，作最後之決定，終因軍部當局強硬反對，無法辦理手續，開議無結果而散，一切等待翌日再行解決。

惟開議散會後，外務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復在總理大臣官邸，對聯合國之覆文，究竟應作如何解釋，再作檢討。兩總長再三要求請對方給予明確之表示。外務大臣則堅決反對。討論至深夜，仍無結果。

此處擬附帶一提者，即大西軍令部次長，在當日會議時之情形。

大西中將在十三日夜十一時許，忽然出現於外務大臣與軍部兩總長之會談席

上，當時係向軍令部總長報告參謁高松宮殿下之結果而來者。

大西君自報告高松宮殿下之意見：「爲極明顯已無推翻之希望」後，繼之卽表示倘使軍部真能有足以使陛下信賴之作戰計策，或能使之轉變主張，此際擬將結束戰爭之決定，稍予延遲，俾得假以若干時日，擬訂最後作戰之方策。繼之又稱：「余自此次戰爭爆發以來，對於應如何作戰，曾日夜攷慮，然就此兩三日之情形觀之，始知過去所考慮之作戰方法，均不適當，今後如能經過適當之考慮後，必能擬成良好之作戰計策，足以使陛下安心。」

言時聲淚俱下，在座者雖均有同感，兩總長却默無一言。會談終了後，大西君復獨留該處親握余手詢以「有何良策」，結果悵然而返。戰爭結束後，余曾對彼之自殺，寄予無限之感慨。

六 日皇再度作最後之決定

八月十四日清晨，總理與余商談後，即進宮報告經過情形。迨返抵官邸不久，陛下即命召全體閣僚及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樞密院議長進宮，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幹事，內閣書記官長等四人，亦隨同前往。

當時適因預定十時召開開議，全體閣僚正集中於總理官邸。因不及更換衣服，蒙准特許穿着隨身衣裝參內，不久陛下駕臨，即開始舉行尚無先例奉陛下命令召開之御前會議。

會議中先由總理大臣報告自上次御前會議以後之經過情形，繼由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及陸軍大臣，陳述意見，咸認為對方之復文，甚為不妥，護持日本國體的最後一線，恐有困難，應再向聯合國探詢究竟，請其作明確之表示；否則，與其在如此不安定之情形下，結束戰爭，毋寧於九死中求一生機，繼續戰爭，此外別無良策，言時聲淚俱下。

此三人意見陳述後，陛下即曰：如無其他意見，擬述本人之意見，希望卿等

一體贊成。余之意見與九日御前會議中所表示者不變，對方已答覆，應即認爲滿足。陛下並稱其理由亦與九日御前會議中所述者相同。言畢暫停，以潔白之手套，拂拭眼鏡，繼曰：戰爭如此結束，對皇軍將士，戰死者，戰傷者，罹災者及其遺族，深爲遺憾，然而事已至此，爲維持國家，捨此莫由，故亦惟有容忍，余之決心已如此。

出席者一聞陛下此言，惟有慟哭而已。當時各人之心境以及室內之空氣，決非筆墨所能形容。陛下更進而述及國家之再建問題，出席人員雖對戰敗，感到悲觀，而對建設新日本之光明前途，又抱有無限之希望焉。

陛下並認爲一般國民，迄目前爲止，尙不知底細，一旦宣佈，民心恐起動搖，尤其是海陸軍將士，刺激更深，擬親自廣播，曉諭國民及將士（此事後曾由侍從武官徵求陸海軍大臣之意見，米內海相曾答以雖憂慮之處頗多，海相當負責處置，陸軍方面後亦同樣奉覆日皇）。於是陛下即命令政府迅速草擬關於結束戰

爭之詔書。

御前會議終了後，各閣僚即參集於內閣，召開閣議，依照聖斷，決定政府之方針。繼之，由余負責着手草擬詔書。當時因預知此詔書，將命令政府起草，故曾一度根據陛下在九日之御前會議中所言，草成一稿，爰即以該稿加入當日（十四日）陛下之訓示，酌予修正，並由安岡正篤，竹田端穗諸先生，田尻大東亞省次官，木原通雄君等，對文字、體裁、加以修飾，提出閣議通過，時為下午九時。晚十一時頒發詔書，同時對聯合國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太平洋戰爭於此宣告結束。

七 投降後之餘波

御前會議中，陛下曾表示親自向國民廣播，後經請准決定翌日（十五日）正午舉行，當夜即由下村情報局總裁率領技術人員進宮，作種種播音之準備。

結束戰爭之手續，於此已告終了。然而，關於此事，須陛下兩度決定，鈴木總理大臣深感惶恐，後在內閣總辭職時，辭呈中，亦曾述及此點。

內閣中米內海相，自始即坦白表示結束戰爭之決心，且竭力設法促其實現，阿南陸相雖堅持其繼續作戰之主張，最後亦決定依照內閣之方針，不久即效仿武士精神，切腹自殺，人間以爲大臣因本身之主張不爲所容而自殺，余認爲阿南大將之心境，決非如此簡單。大將與米內海相之作風，固相乖戾，終能使結束戰爭之舉，得以實現，殊值敬仰。東鄉外相則爲始終堅持其信念，排斥反對論最有力者。

余自得悉天皇之廣播收音工作完畢後，因時已深夜二時，加之數日來疲倦不堪，乃於辦公室內就寢（余自私宅四月十三日燬於空襲，官舍又於五月二十五日被炸後，即以總理大臣官邸之辦公室爲起居），不意四時半許，突爲機關槍聲驚醒，急忙開窗審視，總理大臣官邸，已爲一隊軍隊襲擊矣。

余在岡田內閣時，曾任岡田總理大臣之秘書，適值二、二六事變，時亦正在

首相官邸，遭受機槍掃射，此次又逢此變，何有緣若是，誠不可思議。

當時爲應變計，余卽對周圍作必要之指揮，並命令迅速警告總理私邸後，通過防空壕逃出官邸，逕赴警視廳。在町村總監室蒐集情報，始知：昨夜一時許宮內省與外部之連絡，卽已斷絕，宮內省似已爲一部隊所佔據，下村情報局總裁等，或爲該部隊扣留；阿南陸軍大臣自殺；襲擊首相官邸之部隊，因得知首相不在，卽直趨鈴木首相私邸及平沼樞密院議長私邸，兩元老因事先已接獲警察之通知，幸免於難。余卽與町村總監講求緊急之措置。町村總監爲鈴木首相親信，對於當時東京治安，確曾全力以赴，又因與宮內省關係素切，故亦與之作種種秘密之連絡。宮內省係被一時感情衝動之青年將校，擅自煽動近衛師團而侵入，目的在搜索廣播機，結果遍尋不得，後經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將，親自鎮壓，全部部隊：始於八時左右撤退。爾後，雖有若干輕微事件發生，情形大致平靜，此亦陛下之威惠，有以致之也。

版權
所有

日本投降內幕
(全一册)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近衛文麿
孫識齊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壹至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7
323020
27

375070

27

\$420